



瀛壖雜誌

次

485  
2092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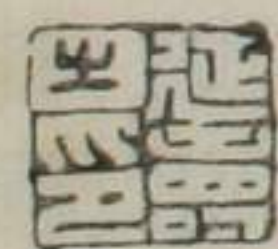


明 冊 5  
編 2092  
卷

光緒元年十月

瀛  
暎  
雜  
志

延壽題



今天下省府廳州縣咸有志此官書也又有一家言入於說部猶之正史之外有神神乘云爾其書冠以地如荆楚歲時記益部耆舊洛陽伽藍諸記傳是已要於人物利病習尚醕滷詳繹之不無少裨吾友王仲弢蘇產而僑於松之上海居久之乃著一書曰瀛孺雜志既成以示蔣子蔣子讀未終卷瞿然起曰仲弢思深哉古有志之士雖蕉萃伊鬱其胸中固已包并靈策涕笑萬感弗局於承睫間也上海夙稱壯縣自開海禁估舶直達地益饒庶西人從數萬里外通商而至築室以居官斯土者輒豢肥鶴飛去然殊州羣鬪獷悍標疾都市女閭揖盜誨淫水生蠹石承雷盛衰倚伏之理有識者早憂之憂之無如何則作一書以示後庶少裨乎此仲弢之志也仲弢年甚富媚學弗倦充其養精其識其鄉人願亭林貞士

新刊本

瀛孺雜志

郡國利病一書可坐言起行也區區瀛壖云乎哉咸豐三年  
歲在癸丑律中林鐘之月寶山蔣敦復

曩讀顧亭林所著書愛其揚摧古今羽翼經傳輒爲心折恨  
不同時乃今得之

王紫詮先生爾乃東吳月旦首屈橫雲西洛風流神傾如海  
講求在真經濟憂樂先關提倡在古文辭閎深是尙空疎陋  
習誰復恣其雌黃帖括未流不敢驕其青紫況以人中傑爲  
海外游奇氣巨標大觀遙拓疆域壯遠藉擴襟期波濤混茫  
用開眼界太史公行游而後筆墨彌雄揚升菴閱歷所經著  
述日富加之金戈鐵甲四野當兵燹之餘露布雲旂十載構  
烽烟之變宜乎杰杰哀時之論蹇蹕風雷煌煌考道之篇昭  
彰日月劉蕡下第新進爲之汗顏杜牧談兵名公殷其說項  
先生獨杜門却聘閉戶著書洋灑千言牢籠萬態所刻弢園  
文集普法戰紀凡夫天文輿地國計民生盛衰治忽之機成

敗利鈍之故莫不洞如犀照緯以鴻詞擷班馬之菁華融劉  
鄭之津液譬猶青萍結綠望氣識其實光濫脇號鐘知音竇  
其勁響繼組作者掉鞅文壇夫何間焉邇者出其瀛壖雜誌  
見示上探原委旁逮見聞萃一方閩闈之全作百年人物之  
志其中於奸民蹂躪外國居停備極周詳間參嘯嘯以視宗  
懷荆楚常璠華陽匪特頡頏於古人尤資考據於來哲展卷  
靜對不啻卧游固宜紙貴一時書成萬木完薇敬誦拔藻揚  
芬羣皆比以孫樵僕自慚夫元晏終年蝨簡難尋珠海之源  
永日螢編未覺文瀾之岸浮沉於揮毫弄翰思爲陸賈鈔書  
景仰於北斗泰山願效君苗焚硯狼承 大匠不棄小巫龍  
許蛇依鴻求雀應領立說著書之意識撫時感事之心忠孝  
一生文章千古計謝公之出當在中年序洪氏之文敢辭不

侯或者他時子部名因繡梓而傳難忘此日朋交請溯識荆  
所自時則

鄒夢南觀察具知人鑿嚶求友聲俾僕得識天下才慰胸中  
願知有與郡國利病書後先輝映者不使亭林專美於前也  
音

同治十三年甲戌仲秋下澣嶺南順德黃懷珍百拜謹序具  
於羊城望古軒

弁語

自古勝地名區，每因文人，輒屬爲弁語。讀其書，有張饒陽朝地其人其事，爲之並傳。吳郡十洲記之誕，凡山川之秀麗，文身茲以所撰瀛孺雜誌六卷之好尚，一一詳記，瞭如指掌。滬野僉載之詳，而無東方曼倩侈目甚。此書著錄，可補志書所物之蒼萃，寓公之往來，風俗園文錄，則中興五論之流亞也。瀆爲天下闕闕之區，邇來奎勁敵也。讀甕牖餘談，則綏寇紀未載，是可傳也。前讀廣文碑，相尙塵海滾滾，才人陸沈，識廣讀普法戰紀，則泊臺餘墨之也。甲戌臘月上澣，侯官林慶銓略之餘緒也。世途險巇，浮華文者，當舉之於魚鹽版築間。

拜識

海濱雜志

序

一

四

瀛壖雜志題辭

大箸於滬城風景俗尚古蹟時事約而能該婉而多諷俯仰  
低徊如聽琴海上合人之意也消癸丑中元江駕鵬識

雜書所見似寄閒情却於風俗人心微寓勸懲可以備志乘  
採亦可自成一家言信著作才也乙卯臘月華亭弟筱峯張

鴻卓呵凍識

讀瀛壖雜志滬之風土人情瞭如指掌即小以見大真經濟  
才也風塵中多奇士洵哉仲弢與蔣劍人李壬叔徜徉海  
上為詩酒交會當寫海天三友圖以識欽佩乙卯冬十二月  
於申江之看山讀畫樓秉燭讀畢并附數言橫雲山民胡公  
壽志

是書筆墨縉麗海濱風土畧盡之矣輜軒之採以俟異時邵

陽魏彥讀志

善乎哉是書有心者所當留意數十年  
墜洵可與石湖吳郡志並傳陽湖趙列  
此縮本上海志也游客巾箱中得此罕  
霄繕錄副本以資談助咸豐戊午冬日  
讀於申江客次

褚華滬城備考世間刊本留傳甚少此  
年中事耳聞目見為得其真每讀一過  
真覺賦我不盡也咸豐乙未冬日金陵  
浦厲齋

仲弢為人英爽濶達塵囂障海中遇之  
滬上土風之醇樸俗尚之好異物產之  
然如掌上螺紋而仲弢之隨事隨在九  
自來海上抗塵走俗幾幾乎抑鬱莫語  
道之不孤薄識數語欣幸何極武進沐  
安得千百仲弢天下處處志之一室之  
吾不勞矣辛酉正月湖鄉左桂讀志

蘇州府志

中滬城掌故賴以不  
文拜讀

嘗獲珙璧哉亟命鈔  
橋李秦光第李涵同

書則專記近來數十  
綴作宗少文卧遊想  
孫文川激之讀於申

彌足為快讀此書於  
恢奇人文之瑰偉瞭

於學問亦由此可知  
矣觀此快士益信吾  
益吳新銘  
間天下風土具焉則



瀛壖雜誌題詞

愁憂茫茫來無端摩挲老眼從頭看陸離光怪是何物珊瑚  
 瑋瑋金琅玕嗟哉王郎負奇氣出門不知行路難日給筆札  
 坐揮霍士風人物紛披攔職方輿地所未及稗官小說亦不  
 刊結交况結天下士玉筍挺立仙根蟠所交蔣劍人李鶯花  
 絲竹互游燕唐衢阮藉同沈瀾浩然登樓念鄉里吳淞水接  
 海天寬兵戈滿地流氛惡旅人心瞻寒不寒春風桃李競嫵  
 媚媚媚獨秀懷芳蘭我昔草元鄙揚子渠今饒舌成豐干饑  
 驅所謀惟菽水家有弱弟能承歡箸書自信足傳後便為記  
 室榮於官墨諸卷尾待來雁統如街鼓燈花殘咸豐丙辰九  
 月下旬新陽滌盥顧惺題於甫里天風草堂  
 物士民風繪筆工瀛壖一志記吳蒙酒邊多少傷時淚都在

濠州雜志卷一  
豪華綺靡中秀水次公孫融

陸機會入洛中來地以人傳亦壯哉經濟文章同管樂風流  
詞賦比鄒枚間從浩劫談金革著得奇書號玉杯萬卷讀餘  
行萬里英雄氣概大儒才

人物山川萃一編轉移風俗寓微權華陽著述談常璩岳瀆  
遨遊重史遷繡梓當途流譽遠從薪曲突見幾先齒牙餘慧  
從君乞恨不搥衣早十年

愚姪鄒五雲拜題

濠州雜志卷一

長洲 王 韜 紫詮甫

往余客居滬上偶有見聞隨筆記綴歲月既積篇帙遂多  
闕跡炎陬此事乃廢然享帚知珍懷璞自賞皮藏做篋不  
忍棄捐庚午春間還自泰西日長多暇搜諸故篋其藁猶  
存稍加編輯尙得盈四五卷因擬分次錄出并益以近事  
以公同好噫余自同治紀元至此忽忽將十年矣歲月不  
居頭顱如許邇來海上故人有招余作歸計者覺胸次頓  
有中原氣象回憶舊游迴如隔世則展覽斯編淚不禁涔  
涔下也辛未四月二十日天南邈叟識

上海居南吳盡境古爲禹貢揚州之域春秋屬吳後屬越名  
不甚著旋入於楚戰國時相傳爲楚春申君封邑秦置膠縣

濠州雜志卷一



大正二年三月四日寄  
市島謙吉氏贈

領於會稽郡漢改婁縣

又析置崑山縣今縣當

海即今縣治也宋末於

蔡稱為雄鎮元時遂成

十八有上海下海二浦

潭禦寇壘故又名滬城

西人越七萬里而來亦

險塹也

上海土隘民稠自一分

域所存僅為保十二為

六十六里南北袤八十

西至青浦界三十六里

十二里蓋視元代始立

九十里西至蘇州二百

京師二千八百九十九

上海雄峙一方為郡屏

西所距嘉定青浦實為

可至其自江浙交界金

壬戌粵賊疊陷金奉南

遭蹂躪要之防海則重

龍華柵橋虹橋皆當扼

無事則設汛置官有事

上海城垣建於明嘉靖

以數躡於倭寇乃建此

南四圖於以大縣莊其屬

咸豐癸丑，匪事平，邑人十萬眾犯境，出入良紆，請五年應公敏於李節相，乃語也。

上海雖瀕海，人定約通商，海防同知移署本為李氏寇，乃以小東

國朝康熙

購為行轅，然

上海城北連

孫次公洋涇氏塚，恐將白

落，其間琛貨

巨十餘里許，

以寶善街最

辦，誠滬上之

城南廿里為

相傳松郡諸

十丈，凌空巨

梅花源老梅

歲需雜志

內亂，其行據城，自稱天地道，臨城崩毀，敗處

城內，其為不務，費物三千萬緡，十年傳氣，以數

百萬人，其為不務，費物三千萬緡，十年傳氣，以數

百萬人，其為不務，費物三千萬緡，十年傳氣，以數

百萬人，其為不務，費物三千萬緡，十年傳氣，以數

百萬人，其為不務，費物三千萬緡，十年傳氣，以數

百萬人，其為不務，費物三千萬緡，十年傳氣，以數

百萬人，其為不務，費物三千萬緡，十年傳氣，以數

百萬人，其為不務，費物三千萬緡，十年傳氣，以數

百萬人，其為不務，費物三千萬緡，十年傳氣，以數

百萬人，其為不務，費物三千萬緡，十年傳氣，以數

百萬人，其為不務，費物三千萬緡，十年傳氣，以數

百萬人，其為不務，費物三千萬緡，十年傳氣，以數

百萬人，其為不務，費物三千萬緡，十年傳氣，以數

百萬人，其為不務，費物三千萬緡，十年傳氣，以數

百萬人，其為不務，費物三千萬緡，十年傳氣，以數

百萬人，其為不務，費物三千萬緡，十年傳氣，以數

百萬人，其為不務，費物三千萬緡，十年傳氣，以數

百萬人，其為不務，費物三千萬緡，十年傳氣，以數

百萬人，其為不務，費物三千萬緡，十年傳氣，以數

百萬人，其為不務，費物三千萬緡，十年傳氣，以數

百萬人，其為不務，費物三千萬緡，十年傳氣，以數

百萬人，其為不務，費物三千萬緡，十年傳氣，以數

百萬人，其為不務，費物三千萬緡，十年傳氣，以數

百萬人，其為不務，費物三千萬緡，十年傳氣，以數

尉今日殊非昔比矣。浮圖七級高矗雲漢，頗爲壯麗。每當風清日朗，天氣清明，登其絕頂，遙望九峯山色，近在几案間。點黛凝烟，歷歷如繪。辛酉春初，自雲間還，維舟橋畔，登塔一覽，極數十里外，殊豁眼界。壁上多西書，蛇蚓盤曲，殆不可辨。南門外多野桃花，亂紅墮水，風景不啻武陵。春時踏青者，多有不至大境而至城外，閒步於短牆曲巷間，尋花而語，別號逸趣。桃熟時，任客人園飽啖，不瑣瑣較值也。離其地里許，有社公祠，松柏蕭森，卽俗所呼迎春廟也。每三月間，演劇賽神，士女麋至，鈎玉街東爲演武場，彌望空濶，有時決囚於其地。衰草愁殷，寒煙凝碧，令人悽愴於懷。人家三五零星，雜居於此，景頗蕭寂。

蘆子渡在北郭十里外，秋風一起，叢葦蕭疎，日落時洪瀾迴

葉，舊有東西二城，盡蝕於江，其旁卽滬瀆壘。袁山松築以禦孫恩者，今廢。鄭元祐詩云：東吳內史晉長城，滬瀆千年壁壘平。莫向月明悲往事，卽今滄海已塵生。懷古傷時，二十八字中有五十六點淚。

吳會鎮在縣西南七十二里，本名吳滙，後人取指吳會於雲間語，易以今名。其地向稱繁盛，宋置酒庫於此，地中往往得餅礫，頗樸陋，有古致。土人用以作軍持供花，元曾置鄒城巡檢，久廢，有塔廟卽淨土寺也。鎮今寥落已甚，僅茅舍四五家而已。

去北郭三十里有漁姬墩，相傳以漁婦得名，俗訛爲野雞墩。而沈夢塘孝廉則曰：不如直呼爲虞姬墩尤雅。其題虞姬墩詩云：漢殿秋風雌雉啼，江東坏土拜虞兮。項劉不是爭墩客，

誰把墩名誤野雞，固知文人之筆無所不可。或以文鰲洲當之，距浦較遠，未之敢信。今按野雞墩畔本有虞姬廟，塑女神像，廟前有大銀杏二株。後江圯而廟毀。道光二十七年，里人張化麟捐貲重建。咸豐十一年，髮逆犯滬城，屢由是道，廟竟燬於火。是則夢塘之說固非無因已。

滬自北竊福泉分隸青浦，於是無山，一分南滙，再分川沙。於是無海城，外惟一黃浦，其餘港汊潮退即涸。城中河渠甚狹，舟楫不通。秋潮盛至，水溢城闌，然濁不堪飲，隨處狹溝積水腥黑如墨。一至酷暑，穢惡上蒸，殊不可耐。邑人多鑿井而汲，每值潮漲，則取水於城外浦中，如飲城河中水，易生疾病。潮退水涸，猝遇鬱攸，無可取，余常謂撤岸廣河，既嫌工繁而費鉅，何不日令小艇入城，壑載淤泥，疏通積滯，使潮可流行。

是亦一法，講求水利，此賢有司之責也。

近聞葉固之大令製造鐵機小船，專用以

淘河運泥往來，疏濬積淤，民皆頌其德政。

陸彥章云：城中士民靡雜，葺礫雜投，岸日拓，河日狹，久且建屋其上，旱則涓滴無所容，潦則溝澮無所洩。穢則蒸癘，火則延燼。郡邑往來，必由黃浦。潮退則一芥可膠，風橫則萬斛可覆。其言深切，利病亟當。開濬淤塞，重復故道，使城內河渠可通舟楫，城外可以取道小港，則其利非淺。嗚呼！言之甚易，而行之甚難。何則？凡民皆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濬河之說，貧富必以為不便。沿岸之屋，必少撤，則貧者有徙遷之慮，而富者有毀除之費。不知疏濬則水深而流惡，通舟則貨便運徙，人便出入。但計目前小損，而不顧百世之利，真愚者之見也。近城諸水，則由分浜入城，然河道甚狹，逶迤曲折，不足以達。

流僅潮至時一線相通無異溝渠小孳疾者今盡爲民舍而每值霖潦街衢漲溢至於病涉城中舊有運糧河蓋在未立縣時築城後舊蹟斷續不可復識夫積水全賴大溝爲宣洩未可任民侵佔以致填闕不通凡河之通潮汐者無不日淺必疏濬勤而始不至淤自咸豐五年至同治二年屢加疏鑿潮始暢流去惡蕩垢迴勝前時癸酉冬間葉固之大令疏浚邢寶吳冲等支河於是浦西諸流無壅塞之患嗚呼其利民豈淺鮮哉

自來言水利者每慮沙漲之日深而不慮河面之日狹蓋以沙漲則水不能暢流而沙益積河狹則水必激湍而流益通此唐宋以來濬河束堤其理有一定也吳淞江口爲西人租界地凡遇浦濱升漲輒填以土而以石築堤岸於上栽植苳

木以爲圍堰浚河官董恐妨水道因借熟悉水利之西人周歷浦江詳加勘驗如南岸灣折處水勢紆迴沙積日多若不填土築岸以窄河身使水勢急流則必時勞疏濬西人之講求水利者皆謂江口狹則水必受束而流急水既急流則沙必受刷而不滯填築功成實足以省將來浚濬之功而各處得灌溉之利有益於農田非淺按此卽引淮刷黃之法原非西人創見言水利者亦不可不知

黃浦徑二百五十里逶迤入海相傳爲楚春申君所鑿明夏忠靖海忠介又從而濬之於是吳淞江東江之水皆滙於浦浦旁多植荏葦沙因潮至歲久而淤遂成平壤遷流靡定故道漸更然波濤浩淼時多氾濫之虞 國朝雍正時建石牖於旁水勢漸殺濁潮得以稍遏有益於民非淺

舊牖爲康熙十四年所建卽老牖市是也距城北三里今廢  
人家櫛比居然墟集雍正時所建者離舊牖二里許以石築  
頗稱堅整卽今之新牖也水勢湍迅舟過如激箭必趁潮以  
出入每舟過牖輒輸數錢司啟閉者恃作利藪原制中洪爲  
浮橋船過拽之咸豐間西人易以板用鐵索抽挽  
漚瀆去海七十里許秋潮最猛復多颶風每歲八月潮未退  
盡風作而潮又至謂之沓潮已酉秋杪泊舟黃浦夜半潮聲  
喧訇枕角時病小愈孤篷坐聽陡覺惘恍迷離驚心不寐淒  
然久之有輕去其鄉之感矣

洪北江云漚瀆城近海土人爲言曾有蛟幻作人夜叩門者  
故相戒夜不啟扉北江漚上紀事詩有云一樓四面窗面面  
臨曠野老蛟能變人夜夜嚇居者卽指此也余僑寓春申浦

上幾十餘年未聞有是况余所居室在北關外乃昔時最荒  
寂處幾於門臨亂塚屋繞叢林並無一觀所謂詭異者其說  
怪誕恐不足信

距吳淞西南十里地號陰岡煙戶數十家頗不冷落其俗以  
夜中爲市日間各處多閉戶高眠茶寮酒肆闕其無人掉臂  
游行闔閭間迄無一物一至上燈時候百事具舉販瓜賣菜  
者麇集擔頭各懸一燈爲稱物數錢地百工技藝亦俱開肆  
交易鄉人之抱布貿絲者絡繹而來貨畢則市酒肉而返時  
已夜闌矣每至秋初設盂蘭盆會時市肆櫃中多雜紙錢灰  
人以爲鬼市地方官雖出示屢禁終不能變也斯其所以名  
陰岡歟

漚自西人未至以前北關最寥落迤西亦荒涼人跡罕至張



秋渚滬城歲事衢歌云底事炎涼總不齊與君嗚咽話城西如何冷宦塵生釜好向何人訴惻悽注謂西北半菜園不能食力者幾不舉火予初至時城中尙有曠土可以植花木今構造日興絕無隙地洋涇一帶肩摩轂擊城西屋價漸奢儼居者月糜不貲食物踊貴數倍昔時物盛而衰恐難久耳通商條約載北關外地任西人售之民間建屋築園無禁惟先農邑厲二壇係官地不售邑厲壇建自明洪武初年國朝屢經修葺相傳神爲張睢陽舊時決囚於此自西人至後乃遷於南門外演武場先農壇建於雍正時每歲仲春觀察躬率屬員致祭親自籍田癸丑會匪據城城外版築頻興而二壇巋然並峙其餘則桑田華屋轉瞬已非自余至粵後二壇皆移建他處

先農壇移建小南門外陸家浜南邑厲壇即以西門外社稷壇舊基改建而其地

盡成衢市矣

東關外羊毛街左右閩粵游民羣聚於此賭館煙舍鱗次櫛比一有睚眦小憾輒興械鬪鄰家盡閉戶深匿雖有官長彈壓莫之能禁如有死傷則購一人以償其輕死罔法如此庚戌夏間余從虹橋僦屋其地目擊兇鋒謂鄰右金姓曰此盜巢也可久居乎養癰之患將不可治癸丑秋八月小刀會事起戕官劫庫據邑作亂皆此輩也迨五年城復誅殛竄逃幾無噍類

滬城潮至日凡進退者再雖霖雨浹旬亦無水潦之虞以故戶口易豐亦易絀民貧商富中不足而外若有餘其爲商者輒操奇贏致富然亦不能持久也苟能得保泰持盈之道則可無患矣

滬之巨商不以積粟爲富最豪者一家有海船大小數十艘駛至關東運取油酒豆餅等貨每歲往返三四次偶失於風波家可立匱兵興以來軍餉之捐輸半賴船商接濟故所沾之利較前甚薄至民間食米均資隣邑運入米色取白若黃糴者便難下咽故富家從未見有廩困者田主徵租祇取折價猝遇變端不過一月而糧盡矣吁可危哉

滬地百貨闐集中外貿易惟憑通事一言半皆粵人爲之頃刻間千金赤手可致西人所購者以絲茶爲大宗其利最薄其售於華者呢布羽毛等物消亦不細近年惟以貨抵貨而華民無所利益其片芥一物累箱捆載而來者皆毒痛中原吸膏敲髓也民生凋敝財力耗盡此其一端

滬城內外近來設有絲茶專棧所以招徠遠客使有如歸之樂貨物到棧卽有通事往覓售主貨售歸銀不煩客慮然有時棧主無錢卽藉客資以供其揮霍通事於中亦有首尾連客同時遂至所虧無算西商之精明強幹者亦復狡計百出往往有貨已出口而銀尙未付向彼取銀則以貨低減價爲辭商於滬者不可不察

閩粵大商多在東關外粵則從汕頭閩則從臺灣運糖至滬所售動以數百萬金於滬則收買木棉載回其地閩粵會館六七所類多宏敞壯麗最盛者閩爲泉漳粵爲惠潮皆擇其地紳士董司其事凡事曲直不定者咸就決之無不服焉近年來閩人生意大衰久於滬者且隸滬籍爲土著矣粵人則多在北關外較昔更盛大半在西人處經紀通商事務黃浦之利商賈主之每歲番舶雲集閩粵之人居多土著之

遠涉重洋者為花糖行代圖粵諸商市更為繁盛滬城多游居望月軒側明具慧性解囊鬪以百計風俗可知矣蟋蟀重平銀關鶴鷄不歸子夜吹笛籃

不過十之一二皆於東城外列肆貯貨利最薄當秋深時木棉空野碾去花核者曰花衣行中賤值售之而運往外地近來西人自為采售花

阿莫則提鴨吸茗亭榭納涼雕籠數十懸於西園既綿蠻不絕於耳田間多產鸚鵡百十成羣亦言滬人捕之以弋厚利冬日蓄鸚鵡者處以繡破產傾家弗惜也嗟乎一禽之微傷財若此

八陳金浩衢歌有二首極道滬城游民惡習輕平結伴登場秋興新拋去花枝纔歇手提囊又約人惹肆不租田十市三鄉閒少年朝弄畫眉呼鴿

接筆絃

滬人喜梨園豪奢相尚行若日炫神符某廣文惡其免歌舞未若觀劇下若寶和新劇女子聆其音餘妍其他在滬偶觀之滬自西人來會漿家倚棹

歌曲有聚芳集賢二局皆富室子弟為之競以富熏香刺面鵝立催諭極斐惻纏綿之致令觀者演思凡斷橋二劇盡態極妍合座為之傾倒

其儂薄也遂欲窮竟其事情人多方哀籲僅而獲慘憂患及之矣噫

六喜崑腔而崑腔之在滬者以鴻福為領袖其次亦高出一籌榮桂年十五六丰姿綽約絕似好

不雖雛燕嬌鶯不啻也有三多者纖腰婀娜態有

聊抒幽緒若見弋陽等腔則掩耳走矣

來之前其禮已亡較之幸有所見殆有甚焉牛進錢為餬口者不可勝紀片芥之毒靡人不嗜

雖有一二守禮之儒亦難揀正今欲使其俗一變必先鋤外誘而後去內姦蓋滬雖偏隅久爲藏垢納污之所葢斯土者當以擴清爲急務

滬海之民弁鄙近利尤好爭鬪久染閩粵之風比年陶於禮樂風氣稍變其俗喜夸詐尙奢靡與吳郡畧同僕隸與臺凌轢士類尊卑之等已紊自西人寄居於此閩粵之悍風愈熾劫奪打降擄人勒贖靡事不爲而滬人之威曆矣海氛甚惡非可久居有識者當先幾以遠害焉

范叔子以滬邑風俗鄙陋故常倦游蓋海濱之民氣質剛勁舉止率鹵讀書子弟亦皆俗氛滿面絕無深識遠慮可與談者宜爲其所譏也近時文物更爾寂寂杜門自大不與四方賢流相接甘囿於鄙亦可慨已

近來風俗日趨華靡衣服僭侈上下無別而滬爲尤甚洋淫洪負販之子粹有厚獲卽御狐貉炫耀過市真所謂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也廝養走卒稍足自贍卽作橫鄉曲衙署隸役不著黑衣近道與縉紳交際酒食游戲徵逐恬不爲怪此風不知何時可革

滬城類聚之民比屋雜處時啟雀角之訟悍俗刁風不能遽化蓋此習自昔已然雲間據目抄云上海健訟視華青尤甚凡民間睚眦之仇必誣告人命今訟師輩出爲幻如神要結蠹吏呼吸相通衙中隸役多至千餘人魁其輩者則曰管班出人裘馬驕淫踰制噫是安得不病民

滬城青樓之盛不數揚州二分明月十里珠簾舞榭歌臺連甍接棟每重城向夕虹橋左側曲巷中燈火輝耀笙歌騰沸

無不爭妍取憐，弄姿逞媚。門外鈿車駢溢，飛塵散香。裙屐少年，洋船大賈，輒墜鞭留，燕黃金擲盡，裘敝思歸，苟悟及此，熱念自消。蛟川姚梅伯孝廉，著苦海航樂府，百有八闋，喚醒一切，可作清夜鐘聲。嗚呼！迷香洞，豈真能迷人哉！人自迷耳。老婦傅粉，謂之強媚；邨女簪花，謂之俗艷。滬妓具此二者，爲多而登徒子趨之，如水赴壑，豈愛醜果有癖耶？其間尤衆狂鶯者，厥名爲堂，一堂中可三四十雌，務爲眩惑，以竭其歡。惟恐毫髮態不盡也。自癸丑豬寇之亂，城中野鴨鴛鴦，一齊飛去，雖事定復集，而舊巢尙在，故客漸稀。久之，乃移於城外環馬場側，酒地花天，別一世界。女閭成市，脂夜爲妖，風俗淫靡，可謂極矣。有心世道者，其能力挽狂瀾乎？

娼動以千百計，每夜譙樓鼓動，門外皆綴一燈，從橋畔望之，叢密如繁星。每當夕陽西墜，紅裙翠袖，慙亂簾前，然率皆牛鬼蛇神，爲藥叉變相，求於顰眉鬪齒中，畧可人意者，渺不可得。真所謂香粉地獄也。蓋其地處下流，鞭絲帽影，固不屑勾留，舞扇歌衫，尤不甘俯就。或有品評之者，謂兩行紅粉，消魂盡類鳩盤，一百青銅。阿芙蓉膏一盒，須青蚨一百頭。喜色每深，鴉母可云醜，詆不遺餘力，而好事者作爲品花賸語言，曾見有翩若驚鴻，矯如游龍者，雖裙布荆釵，而天然嫵媚，是則粗頭亂服中，豈無佳麗，正如孔方阜相馬，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不可遽以花妖木賊訶之也。嗚呼！屠販中亦有英雄，亦觀其遇不遇耳。洋涇橋畔多粵東女子，靚粧炫服，窄袖革履，大足皆徑尺，或赤而不韞，膚圓光緻，每曳繡花高屨，畧似滿粧，挽椎髻，著羅

禪以錦帕裹首其中妍媸不一稍佳者膚白如雪眼明於波  
意即粵之蠶婦來滬牟利者粵俗呼之為鹹水妹謂其棲宿  
海中以船為家也滬人遂訛稱鹹酸梅謂其別有風味能領  
略於鹹酸之外久之滬中黠嫗購貧家女效其粧束以媚遠  
商粹莫能辨也粵女多能謳急瑄繁絃聲多嚙殺或謂其靡  
靡之音足以動心蕩魄者則別一調耳

滬人之音重唇不逮吳趨柔脆方言間有相同第其聲濁耳  
且五方雜處音韻易淆今井里恒譚顧影少年漸作吳儂軟  
語一羣啞啞白項烏知免矣夫

滬城風俗元旦賀歲各家皆食臠羹菜頭小兒多擊鼓敲鈺  
以為樂俗以正月三日送家堂雷神五日例接財神必用鮮  
魚極活潑者為元寶魚先一日擔魚呼街巷有以紅繩扣髻

踵門而來者謂送元寶十三日家人即竈卜流年事握秫穀  
投焦釜中爆之花而妍者吉名卜流花俗名爆字婁元夕小  
戶婦女牽率夜游有走三橋之語王叔彝詩云元宵踏月闌  
春街同走三橋笑墮釵一路看燈歸去晚却嫌露濕牡丹鞋  
城隍廟內園以及萃秀點春諸勝處每於朔望拔關縱人游  
覽正月初旬以來重門洞啟嬉春士女鞭絲帽影鈿韻衣香  
報往跋來幾於踵趾相錯肩背交摩上元之夕羅綺成羣管  
絃如沸火樹銀花異常璀璨園中茗寮重敞游人畢集斯時  
月明如晝蹀躞街前惟見往還者如織塵隨馬去影逐人來  
未足喻也遠近亭臺燈火多於繁星爆竹之聲纍纍如貫珠  
不絕藉以爭奇角勝若其稍作斷續聲者輒以為負宵闌興  
劇正不知漏箭之頻催也春原富貴國幾長春夜亦風流天

真不夜北門管鑰亦爲竟夕不鍵殆所謂金吾不禁歟斯亦風月之餘情承平之樂事

滬人放燈每在上元節前後剪紙鏤花爲七寶蓋中空可點燭此惟滬邑有之一燈之製經歲始成雖費數十金不惜張秋渚春華滬城歲事衢歌注云燈之盛於二月者爲花神燈又名涼傘燈燈作傘形六角間有圓者鏤人物花卉珍禽異獸細於繭絲纓絡鬚帶無不精妙皆以五色錦箋綴成其工可謂精巧矣出燈多者至二三百盞間以五彩吳綾折枝花燈偶綴禽魚蟬蝶飛舞若生又或紫彩爲亭高可三四丈間飾龍鳳以雲母石爲鱗甲上下通明光照數丈或有以蠶童裝束作女子狀名曰臺閣與吳中採茶燈不同至夜簫鼓喧闐懸亘數里光耀若晝真如燄摩天上油頭半臂遨遊其間迄無停趾月明星稀酒闌燈灺棗花簾內兒女聯觀雖風俗喜奢亦足見昇平氣象也自癸丑之秋經赭寇之亂久不見此樂矣

滬人於每年清明日七月望十月朔例以鼓樂奉城隍神出詣北郊壇祭無祀鬼魂儀仗輿從駢闐街巷馬至數百匹妓女椎髻蓬髮身著赭衣銀鑄桎梏乘輿後從謂之償願間有徒步於市者輕薄少年指視追逐以爲笑樂是非敬神直醜淫風矣噫

三月二十三日爲天后誕辰燈綵輝煌笙歌喧沸大小東門一帶爲尤盛閩粵富商無不殫其財力以奉神沿街店舖賭勝爭奇陳設彝鼎字畫精雅絕倫寶蠟光騰金爐篆繞所焚沈檀伽楠氤氳郁香徹數里於時航海帆檣遠近畢集浦

濱金鏡聒耳徹夜不絕二十八日爲城隍夫人誕辰城中熱鬧無異於城外幾於傾邑若狂士女往觀者駢肩累踵雖宵漏已深而燈光如晝滬人稱爲燈市自後海疆多故遂不及昔時之盛

每歲四月下旬西園有蘭花會萃閩產之佳者數百本羅列案頭鬪奇爭勝清晨薄暮滿屋芳馨醇醇襲人卓午來游者絡繹不絕溽暑蒸鬱看花之興味索然矣何如於紙窗竹屋中位置數盆風來月上花氣熏簾澹然相對之爲愈耶

六月六日城隍廟東園有曬袍會合邑之衣工爲之二十四日爲雷祖誕進香者多於丹鳳樓之小宮窿蠟炬山堆香烟霧噴殿前宇下袂雲而汗雨者不可勝計自朔日至誕日茹素者謂之雷齋邑人幾十之八九屠門爲之罷市按道經六

月初六日爲清暑日宜修清暑齋今人六月中多不御葷或亦清暑之意歟

七月二十日俗傳棉花生日忌雨喜晴歲時瑣事亦載此說吳下諺語有云雨打七月念棉花弗上店木棉結花時怕經風雨而瀆城瀕海七八月間大風陡起一二晝夜不息名曰風潮萬竅怒號揚沙走石有時平地水深數尺元人詩云排空疑有鬼神戰對面不聞人語音摹繪酷肖吾吳蔡鐵耕吳歛云裂殘火織作羅紋蕭颯聲來退暑氛又恐風潮壞棉稻東南莫起海沙雲

七月晦日街衢間並炷香燃燈以祝空王生日狀如不夜之城香篆繚繞遊者塞途有翦燈作蓮花布地且有以茜草心編爲花籃及瓶盆之屬名爲地燈其前爲中元節祭賽如清



明時新涼初屆餘暑猶酷士女率以夜遊從郭外繞西而北者為周涇神入城路必由此謂之看青苗護神輿者亦更深始歸每屆節期寺僧設盂蘭會經數晝夜登壇說法廣開法筵四明人多以紙箔為亭及船狀玻璃作窗燃燭如臂擁行市中輝耀一街是夕笙歌喧沸不減上元時候

中秋賞月禮斗燒斗香向以南園為盛比戶瓶花香蠟望空頂禮小兒女膜拜月下嬉戲燈前謂之齋月宮夜間婦女盛粧出遊互相往還或隨喜園亭人靜更闌猶婆娑月下謂之踏月有門戶者往往以為婦女戒前邑侯曾禁夜遊邇來此風少息矣蔡鐵耕吳飲云木犀球壓鬢香兩兩三三姊妹行行冷不嫌羅袖薄路遙翻恨繡裙長

八月十八日俗傳為潮生日潮有江海之異海潮來時每為

江水所截蓋長江出焦山口經福山南而趨南匯之陽山勢甚湍急至此適與潮遇於是江水隨潮為長退每年或有一二日鹹潮是為海潮盜入邑民戒弗汲八月間江湖最盛多往浦口觀潮

滬人都不好事弗解蒔花而藝菊者絕少重九登高滬人於是日多

遊遊寺閣藉作登高而至大境閣丹鳳樓者尤絡繹不絕持螯對酒醉後不能替菊歸來

深為恨事余昔僑居北關潘舍時每歲值菊船至必購異種花時環列几案間涼燈欲炮新月如珪殊覺瘦影蕭疏分外逸致惜其近市地狹不能自植壬子秋滬人葺綠蔭堂而新之萃菊數百本為菊花會佳者殊鮮所集之人率皆市僧羅腥羶雜絲肉以誇讌賞淵明有知定當捧腹

滬人於霜降後多尙鬪鷓鴣畜養之徒綵繪作囊籠於袖中

若捧珍寶鬪時角勝貼標頭分籌馬每鬪一次謂之一圍按鶴鶉為二無斑者為鶴有斑者為鶉但形狀相似俱黑色今人總名之曰鶴鶉多產於滬上田間

菊花會多在九月中旬近或設於萃秀堂門外瘦石疏苔曲廊小榭已覺蕭然有秋意繞湖石折而東北境地

菊影婆娑畢呈眼底循迴欄而入則萬卉齊花高下低疏密羅列堂前棊几湘簾磁盆竹格無不盡態極妍爭奇

之花先經識者品評第其甲乙凡區為三種一日新巧二日高貴三日珍異名目之繁不可勝記盆盎皆標列

別字殊令觀者神飛心醉微風偶拂清香徐來如

足以點綴秋光矣

滬俗於十月朔日開鑪煮餅獻於家祠故亦稱鑪節至於祭

屆壇祀祖考則各處所同也於時檀火斯改飄風預備禦寒之具謂之五風信按是月有風每五日如

以月旦之雨晴占一冬寒暖或云十月旦晴和則少寒賈人

候此知棉艱於售

臘月八日僧尼例以雜果煮雙弓米遍餉檀越謂之臘八粥

亦曰佛粥此風由來舊矣滬人往往有以湯餅葷

殊失古意按臘八粥一名七寶粥見於吳自牧尊

老夢華錄本僧家清供今則居室者亦為之矣畢

節物詞云雙弓學得僧厨法瓦鉢分盛和蔗胎昔

衆少記曾畫粥斷葦來

歲事將闌僧寮之乞布施者不絕於道僧眾數人

而令人擔盒隨其後自街市遞及村巷依戶施以

錢米女尼持錫托鉢

錢米女尼

以秣之圓綻者熟而懸之風爆之於釜表裏皆透大倍於粒而潔白如雪名與湊饋之檀施有厚資

時逼殘年居民皆爲度歲之需入肆購置果實謂之年市家具殺菽爲宿歲之儲新年以餉戚友謂之年物滬人多屬取山筍作片曝而乾之嫩者爲繡鞋底至此漸漬於水縷切之與肉同煮味清而腴此他處所無也

歲晚祭竈迎神各處皆同庖厨既具聚家庭之老幼男女圍坐宴樂名曰合家歡除夕或有達旦不寐者曰守歲燈明眾殺帖寫平安罔不自祝百事如願樂施之家登城觀萬家煙火有不舉者挈錢米扣扉投之不告所自窶人子賴以卒歲此風俗之最厚者也

滬之物產遠不逮閩浙魚鹽之利兩無所居古所稱窮海也

然外至之貨駢集市廛亦足云富水族則自遠而畢赴植物則昔無而今有加以西土奇珍目所未覩尤爲他地所無惟煮井爲鹽爲南邑所獨擅耳

河豚狀如蝸蚪卽吳都賦所謂鱓鮓也味美而有毒滬人最尙此品每當蘆芽短嫩爛煮登槃腹極甘腴故名西施乳惟子不可食煮之非法殺人立斃紅目紅翅者尤毒中毒者急以橄欖汁灌之可解然近來食者殊衆鮮中毒事范叔子云近世人腸胃皆毒如蛇蝎非河鮓所能傷嘻其言亦過激矣陳金浩松江衢歌云一部河豚典一袴秋風低價四腮鱸蓋謂春時河豚入席三頭爲一部諺云得一部典一袴甚言其值之昂也人云其味百倍鱸魚東坡酷嗜此嘗曰也直得那一死予曾食於潘氏未覺其佳豈舌本木強乎

石首魚俗呼爲黃魚每於棟花開時結隊趁潮而至一網可得數百頭漁者多放船候於山礁間截竹爲籬每至則海風吹腥江湖噴雪網得者盛於淡水沃以厥冰可支數日以最先得者爲關尹午饌四五月間漁艘市冰以往滿載進浦小船插三角粉紅旗鳴鑼集市曰販冰鮮吳俗最尙此魚每嘗新時不惜重價故有典帳買黃魚之諺

鱸魚李時珍曰鱸出吳中松江尤盛長僅數寸狀微似鰕而潔白過之巨口細鱗身有黑點四五月方出然鱸發於秋因秋風起思及蓴羹鱸膾張季鷹語可證也白居易詩水鱸松江鱗章應物詩松江獻白鱗皆指白鱸魚而言一種黃碧色身微扁名鰕鱸魚俗呼爲鬼鱸魚味之鮮美勝於白鱸蘇軾所謂松江之鱸正指此另有一種名四腮鱸體黑腮紅其狀

不甚雅馴長僅三四寸頭大而尾細肉肥膩無絲骨冬月以肉汁作羹湯味極美其肺尤佳

蟹之肥大者出橫沔鎮產吳淞江者爲清水蟹風蟹較澎蠃更小每二三月間隨海潮而至近清明卽無俗謂怕紙錢灰氣也沃以鹽醃密貯囊中越宿卽可食味殊鮮下酒最宜堪供大嚼陳金浩松江衢歌云西北諸鄉水繞廬食單風物近何如寒深饗醉金錢蠃春淺盤供玉筋魚金錢蠃卽風蠃也玉筋魚春時始多亦爲水鄉佳品

冬時有一種蛤蜊下酒甚佳云產自浙東浙慈人呼爲蚶子種蚶有田利倍禾稼其地半皆斥鹵不可耕植五穀以生物血肉之品能破土而出固知回俗種羊亦未足爲奇也是物食之能補心血以泥拌之盛竹篾中可以致遠余率以之爲

佐壺觴上品每當擊食之際幾忘酬應輒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

蔬菜與他地略同惟稱名稍異耳芥菜一種細莖扁心者名銀絲芥亦名佛手芥顧氏製爲菹稱於世味經年不變製菹之法寸切之勻醃醬入煮勿令熟貯於甕內越一二日啟食之味芳烈於酸鹹之外得別趣真江鄉佳品也顧其種移植他處不榮芥子可研爲膏螯舌芳辛古稱芥醬陸佃云望梅生津食芥墮淚卽此也

北郭外多西人菜圃有一種不識其名形如油菜而葉差巨青翠可人脆嫩異常冬時以沸水漉之入以醃醬卽可食味頗甘美海昌李君壬叔酷嗜之曰此異方清品非肉食者所能領略也菹菜一種亦來自異域莖肥葉嫩以肉縷拌食別

有風味每歲發芽於夏至秋則老按菹菜見晉嵇含南方草木狀蓋嶺表物也

白菜爲蔬中上品唐人所謂潤葉吳菘是也陸佃埤雅云菘性凌冬不彫四時常見有松之操故曰菘漚中冬月有一種塌地而生者其形如盆葉多縐紋色深碧名盤科菜又名塌科菜一經濃霜則味甘如飴烹食最佳他處所無也

羅漢菜向惟嘉定鄉間有之近日漚地園圃中叢生甚衆市上亦復盈筐挑賣其菜於冬末春初遍產田野間細葉巨根至百餘瓣氣味辛芳漚人醃之爲菹雜以青果裝瓶以貽遠客味甚美

桃實爲吳鄉佳果其名目不一而尤以漚中水蜜桃爲天下冠相傳係顧氏露香園遺種花色較淡實亦不甚大皮薄漿

甘入口卽化無一點酸味最佳者每過一雷雨輒有紅暈其樹以秋分時剗枝接種非老本也五年後結實始美惜易蠹蝕七八年卽萎在城西一帶者爲真種移植他處則味減近年南門外數十里中皆種桃爲業一望霞明如游武陵源裏顧其味則遠不及今遠商所買者皆南門桃也真種甚難得且每逢垂熟官票封園胥吏從中漁利高其價以售之民一桃輒百錢貧士老饕頗難屬饜西瓜產於周浦者色白如玉味鬆脆甜潔暑中佳品也然自分邑後已不屬於滬矣

藝菊家盛於石筍里其雪鶴等佳種秘不傳苗若舊譜之粉褒姒等反不甚惜其於秋時盈船販售者則金閭虎阜種也索值較賤而間有佳品朱門巨室爭相購置菊之高大而瓣細者皆洋種花光飽滿數日不減其別種曰堂春花小而光

內歛大抵滬地多有而園丁率能辨焉

法華牡丹甲四郡相傳自宋以來盛於吳下而法華李氏從溪園尤多異種爲雲間冠所植尤蕃茂有紫金球碧玉帶二種最爲名貴色香俱勝其他雜色亦有數十種花時游賞者遠近畢至園主人必張筵宴請當道縉紳輦爲雅集焉今李園已成廢礫藝花者亦少減每讀昔人詩買栽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之句屑然欲涕是處居人之業是者類皆植之田間花開貯諸盆盎擔入城市售賣價值亦甚賤色惟淡紅深紫二種爲多黃白卽僅見實皆芍藥所接來歲放花仍芍藥也

邑西北向有梅源市環植千百株花時晴雪千村暗香十里游者謂不減蘇臺鄧尉夏首春餘結實繁盛邑人取以販諸

遠方今園林已廢梅實亦變多屬尋常風味惟浦東沈莊之  
蕭氏廢園有奇種花開香豔異常結子大逾常梅其色淡如  
水翠着物卽碎味殊鮮潔入口立化名曰蕭梅所產不多甚  
爲珍貴雖鄰邑亦未識其味每枚索錢六七枚真嘉品也  
筍種類甚多皆生於春末夏初惟護居竹者爲筍中第一燕  
筍燕來時所生形長細而味稍遜其在哺雞時生者名哺雞  
筍色淡黃形短而肥諸筍雖佳細嚼則微苦惟此筍味甘而  
清質嫩無滓爲邑中異品然有一種形色近似而味殊惡劣  
者名黃金鑷恰能亂真

華亭向以鶴稱其地有鶴窠村相傳爲華亭侯陸遜豢鶴處  
旁有鶴坡沈括曰惟鶴窠村所出爲得地瘞鶴銘亦云得之  
華亭鶴窠按其地卽今之下沙也已分隸南匯鶴不至亦久  
矣顧傳記所載鶴產華亭亦非無故晉時曾有白鶴一雙自  
東海飛來憩於鶴沙古柏久乃生雛相與冲霄而去後百餘  
年復來二鶴徘徊村落間或棲樹杪或宿墳園村民聚觀則  
延頸長鳴游行自若其聲嘹唳遠聞二十餘里羽毛似雪朱  
頂黑尾足高二尺餘數日後逸翮凌霄渺然煙滅疑卽前之  
雛鶴也自後常有鶴至故傳爲雲間之產不然鶴窠一鄉村  
耳無深林幽谷安所棲集哉

瀛壖雜志卷一終

子婿吳興錢徵校字

瀛壖雜志卷一

吳郡 王 翰 紫詮甫

滬上數十里間無山既少岡阜之蜿蜒並乏培塿之登涉以  
 是無叢林積莽陰翳蔽虧附近亦罕藪澤故鳥獸無所孳生  
 棲息雉兔之屬猝求之無所得其與川沙青浦接境者或間  
 有之每歲仲冬西人出獵於外逞其弋飛射走之豪然多游  
 於九峯三泖間扁舟往還率以為常而滬地非其所樂也  
 滬城濱海浦水多濁井水多鹹不能釀酒故絕少佳醞其運  
 自紹興者率多贗品城內外酒家鱗比著犢鼻禪者浙慈之  
 人居其半邑廟旁世公酒壚著名已久每游西園必往飲三  
 爵主人則周姓也自鎮江徙此已數十載近已不親滌器相  
 傳周老以鬻花起家有二女淑媚知書一適喬氏亦滬城望



海濱新志 卷二  
族遂分爲南北酒爐北則已非舊主往在滬濱時借二三良友買醉黃公爐畔酒券山積不以爲累今日雲散風流思之輒爲腹痛

館驛街史國公酒肆及東門外郎氏惠生堂皆善製藥酒味殊郁烈不減公瑾醕醪飲之可以療病南門外姜氏以製造藥膏著名其保珍膏尤善洵能祛風遠溼打傳姜賓遠得遇異人授以秘方至今子孫尙食其利

滬人食水多因潮至取汲天雨時絕不用缸蓄貯故茶無真味經宿卽變黑色若海潮盛至鹹水雜入多不可飲而其年禾稼必損所稱海邑名泉如大成殿之張公井綠雲洞之湧泉瓶山道院之天移井皆未得品賞或云六泉在浦底味極甘冽特取之不易未識可與江心中冷泉相埒否也

滬上地僅彈丸而南北異物遠莫能致者皆備麋鹿金錢豹白鸚鵡鶴鴛鴦孔雀無不籠諸市中待價而售四五月間粵東荔支入市其紅如火再後則北地葡萄南中橙橘無不鮮潤如新此外草木魚鳥及外洋果品奇形詭狀者殊多目不能識口不能名偶詢之西人其名輒至五六字聲牙棘舌亦不能以中國文字紀也

滬肆諸物騰貴談箋濮刀著名已久今皆失其初製闐闐間所陳西洋奇器俱因天地自然之理剏立新法巧不可階如觀星鏡顯微鏡寒暑針風雨針電氣秘機火輪機器自鳴蟲鳥能行天地球之類下至燈瓶盃碟一切玩具製甚精巧亦他地所無

羊肆雖炎夏亦設向惟白煮戴九創爲小炒近更以糟者爲

佳特麵色不甚潔白徐三善煮梅霜猪脚邇來肆中以鉢貯糟入以猪耳腦舌及肝腸肺胃等曰糟鉢頭稱爲美味余見之攢眉不能下箸

滬俗貯冥鏹多以草壘其形如甕圓方六角大小不一婦墓祀鬼皆用之喪禮之異者尸不停於堂前任其偃曲於牀榻至殮時始得著衣入棺子孫必擇日易凶服棺之前戶鏤刻花物極工冥鏹堅緻勝於他處他如入殯停柩出殯卜葬皆必以僧道七七皆建道場士大夫葬事一聽諸地師則又江浙之所同也

鮮荔支來自嶺南從海舶攜至極速亦須四五日故色香味俱變販者養以火酒盛之桶中沿途呼售肉色已白味雜酸甜近來粵人販鬻者收藏頗有善法或懸諸當風有如新摘

於樹紅羅玉液色味香猶冠他果黃天河咏荔支云自有雙輪來碧海不煩一騎走紅塵其便速可喜也他如甘蔗波羅之屬率皆應時而至其有逾時者多失真味不適於口邇日閩閩間粵品紛陳幾無弗備迥異向時矣

滬上饒肆甚多而製饈獨工貧家女子多以縫饈爲生活敏者日可得百錢每夕向肆中還籌取值較之吾里擘繡勞逸迥殊女紅自紡織之外專精刺繡稱是顧氏露香園遺製擘絲爲細縷鍼細若毫寫生如畫所織之布則有小布稀布以丈尺之短長爲別其行遠者爲標布關陝齊魯諸地設局邑中廣收之販諸北方

滬人素不戒食牛無賴子遍地宰屠莫之能禁自西人來此食牛者愈多明目張膽陳於市肆不爲異也酒家傭保頗工

烹煮之法沽飲者無不嘗鼎  
室志載朱峴女戒食牛肉而  
蓋惟耕牛耳至太牢固不在  
則世將譏之爲迂儒顧滬人  
之聞粒米狼戾恬不爲怪吁  
也哉

滬土性宜木棉若植禾稻收  
郊原高曠川澤沃衍有潮汐  
八月風濤浸齧亦能爲害相  
海舶攜歸始教之藝被其德  
民之報賽無虛日也  
木棉本產南番一名吉貝利

黃姑歸後織維器具大備機  
十萬賦稅實半賴之昔完正  
殷實焉近者俗尙奢華物力  
少桐鄉沈曉滄司馬炳垣有  
生計一朝奪蚩蚩抱布氓將  
分一已爲滬民深慮而預籌之  
亦綦詳奈滬民不能從也近日  
桑樹數萬株十年以後蠶事以  
滬人生計在木棉販輸遠及  
滬業農者罕見種稻自散種以  
於禾稼而利亦贏鄉人稱木棉  
較大每年登場後取棉花之衣

此書之內容，係將上述兩頁之文字，以較小之字體，重行抄錄於下方。其文字與上方完全一致，僅字體大小不同，此為古籍中常見的「小字重抄」或「雙行小字」之體例，旨在方便讀者對照或作為備查之用。

輒取花核四月便宜鋤地種花種法有二一曰穴每穴下四五核間尺許為一穴勻種之一曰混核徧撒之種後須得微雨五月苗如荷錢漸有枝驟長其枝層累而上高者有四五尺黃梅雨後根草雜其間既晴必鋤去之為脫花稍遲則草益成謂之草沒花脫花多以女伴為之初苞者為鮮其微紅蒂生花實謂花盤有花無實者謂雄花既開而有角者謂花鈴子每鈴作四房生五六鈴十鈴鈴喜晴烘以烈日則房坼而棉白如雪迸溢鈴外畝不過數朶耳花有早晚二種早花於七月望時晚花則在九月初旬自花開至結實須時月餘婦朝迄暮十月望後花田中偶有一二晚鈴遺滯者

拾之不禁謂之捉野花

花既登場以木架展蘆簾於上取木棉勻攤之數日以乾燥為度然後貯之以包務使堅滿每兩每合重百斤兩口相承其包用蒲束以草索藏於如粟之登庾焉田事既畢女紅既興取所藏木棉曉起天寒挈女伴就南榮揀其僵囊去其不潔者而承坼或傷於雨其絮如氈既揀乃就軋車蓋去其核而後可用也既軋而彈而搓而紡而織及軋車以木為之三足二向內一向外高三尺許上二寸板左右有兩耳空中納二軸一木一鐵鑄外尺許鑄軸盡處承以槌狀如枕而較長絡繩於繩之下垂處以足踏之則鑄軸內旋而核墜於

八種墾地作  
種以手拈  
葉六月乃  
苗漸長而  
花必受害  
色淡黃間  
其下之圓  
鈴不等花  
然初見每  
已可采取  
維提花白  
鄰近兒童

於繩之下垂處以足踏之則鑄軸內旋而核墜於  
外尺許鑄軸盡處承以槌狀如枕而較長絡繩於  
於繩之下垂處以足踏之則鑄軸內旋而核墜於

出右耳外二三寸上綴以木木長三寸餘一端承軸一端橫綴一圓木爲之柄亦長三寸許以手運之則木軸外轉而棉出軋車呷啞如檐聲

彈弓彈花之具也棉必彈之使如輕雲謂彈花衣彈弓以木作圓柱狀長四五尺粗盈握弓上端鑲薄板方而斜離橫四寸許其下端於圓柱之末刻使彎圓而厚潤二寸餘以弦施於兩端絃之餘者繞於柱上擊其弦者有木槌長七八寸高其兩端極光潤彈必坐其所坐者如椅而矮幾及地名彈花凳凳之背貫以竹竿如釣魚者而曲竿之極處懸繩繩下著弓以左手執弓右手持槌坐擊之棉着絃而起輕如柳絮宜於無風處彈之絃聲清越聞及隣室其弓絃以羊腸爲之既彈之後分作綿繩削竹籤捲其上面納入器中搓之其器

如桶蓋方面長以左手按竹籤右手執蓋向外推之條條如玉蒜於是乃用紡車紡法各處不同他邑用兩指撚一紗名手車漚邑一手三紗以足運輪名腳車人勞而工敏其制以屈木之連屬者鐮之下如二股上如柱約高二尺豎二股於橫木長不及二尺木兩端之向內者又橫卧二股長二尺有餘股之盡處以厚方木合屬之柱端中空而以紡車頭橫貫其內形如半月內外各一相懸寸許脊有三齒安小管於上其所謂椀子者卽以橫綴管中柱下二股交合處橫圓木長半尺木上着輪另有一木長四尺餘銳其一端竅輪而受之其一端於合屬卧股之處作齒承之以兩足運旋先於椀上繞紗數尺黏於條子隨輪飛動紬繹而出名曰紡紗

紗既紡成乃繞之於筒其筒以石葦作管長六寸許然後以經車條理之

經車形如算盤表裏透漏取筒分左右勻列其中於廣場植竹為架以紗繞竹上徑數十丈負經車往復數次理其經綸以交竹中分之平如匹練先以漿漬紗上取竹帚刷之使勻烘以晴日俾紗燥而不粘則機口滑潤紗不中絕省接續之工於是層捲於滴花滴花乃係桿軸長二尺有餘兩端有交木如十字以便上機布機與綢機大略相同而布機頗省便邊幅亦較狹織者日可得布一端亦有竭日夜力而得兩端者殊所僅見織時以紫色拈經紗之邊為目用以記數交竹梗處為頁每六頁則為一端自種花至此皆採取張春浦滬城歲事備歌註中語

水龍之製云自倭人傳入中國遍及各處近日西人創行機器新法不煩人力其水之及也有如驟雨灑空滂沱四注頓使祝融為之霽威其有堅革蒙成者輕而易舉製亦精良其皮管曰虹吸長數十丈不等置諸江中水自能來無勞人汲中有恒升車起落殊便且能及遠

蘇松田賦之重一壞於賈似道之公田再壞於明洪武之皇莊三壞於吳門太守之以民田攤入官田而民力竭矣國朝雍正乾隆時恩綸疊沛邑中賦額較之崑新減十之三惟近年折價愈增而歲又不登民間逋負紛積以法繩之則聚眾羣閔挾制官吏撫之則益玩急之則生變人心不靖江河日下此賈生所為痛哭流涕者也

我國家閭澤旁敷覃恩廣被自赭寇蹂躪後皇上軫念民艱迭加蠲緩減賦輕徭以甦民困於是蘇郡之糧較前大相懸絕同治四年劉松巖中丞奏准永遠減定漕額著為恒例此從來未有之鴻施也凡在食毛踐土之倫皆當何

如感激耶今計上海縣屬每畝原科白米一斗二升七合六  
勺零田今爲每畝九升九合七勺零原科每畝一斗二升五  
合三勺零田今改爲九升九合二勺零原科每畝九升八合  
二勺零下田今改爲八升四合九勺零原科每畝八升五合  
六勺零下田今改爲七升四合四勺零凡遞減漕米一萬四  
千八百八十八石五斗六升七勺此一邑減賦之大畧也特  
臚列之

明代地廣於今三倍而版籍殷繁戶口之數不下五十餘萬  
分縣以來不逮其半至我朝之初分南漕也分縣在雍正四年僅  
四萬八千人耳幅員既狹生齒又寡迄乎嘉慶十五年生聚  
教訓驟增至五十二萬八千已如舊數自後孳生雖廣亦不  
外是統核男女凡五十四萬而已邑雖三經兵燹而比戶流

亡無幾是以元氣未傷市廛益盛至今遂爲天下重鎮係於  
東南全局此又地勢民風之一變也

自本朝分設南漕以來實存額田七千七百四十九頃六  
十六畝乾隆八年分設川沙實存額田六千八百九十四頃  
五十一畝道光十年重訂賦役全書凡計額田六千八百四  
十九頃七十二畝咸豐五年仍如前數同治四年額田四千  
八百五十二頃五十九畝實徵米六萬四千四百四十五石  
八斗有奇實徵銀七萬八千十六兩有奇

我朝寬大爲懷軫恤民隱均田均役立法至公而無弊生民  
樂業無事征徭邑中向有漁課酒稅諸名目自後悉爲裁免  
惟牙行典肆領繳官帖按帖徵銀而已自與防鄉濬河諸大  
役一皆出於捐輸因時制宜而絕無橫徵苛派之煩 盛德

清江雜志 卷二  
爲不可及也

海運興於元代自以風濤險惡海陸會於道光五年試浙漕米悉於上海局於小南門外由米之船有四曰沙於仲冬集黃浦裝半由輪船裝運北邑中所以廣積儲七糶三出陳易類萬五千石有奇千

人令鳳梯發帑甫年選舉社長經理建義倉於城西北錢積穀壬寅用丘建於小南門內盛江海大關設於唐向爲中丞所管後國貿易事宜比年向在小東門外東移於大東門外數舊關例用杭人司得也一年稅餉所



為關吏者家無不富其次閱貨檢驗弊實不可枚舉苟得有力者一擴清之亦於國課軍精少有所助

北關雖無侵漁之弊而偷漏甚多蓋中外言語不通而西人又桀黠狡詐往往以小艇運貨出口乘間揚帆而去不及譏詰即使及之而貨之貴賤多寡已不可稽華官又恂懦模倂了事而已故官此地者非精明強幹弗辦咸豐三年紅巾之亂北關幾廢英國駐劄香港公使包倫以為例當輸納於是復設如初而延西人為司稅正副各一人關務頓有生色凡屬通商口岸悉一律辦理矣

滬上善堂林立而推同仁輔元為巨擘經費之裕也章程之善也而董理者尤能以實心行實事凡恤發贍老施棺捨藥棲流救生以及孤幼殘疾無不有養咸豐癸丑寇陷金陵難民之南下者養活無算此外設有果育堂一切悉仿同仁之例而行之近與同仁分司稽察渡船之事其有撫教丐童留養老年殘廢男女則曰普育堂設于半段涇其初為應敏齋方伯所創其專捨醫藥施棺代葬者則曰保息局即設於縣治西北廣福寺初為蘇人公建以濟蘇人之避難來滬者厥後旁及他處不區畛域蘇垣既復而局分顧滬局仍如其舊其餘不及枚舉

邑中學校始於至元而大備於延佑顧如蕉石雲影酸窩止菴遺蹟無存愍朝以來屢經葺建皆仍舊址其地在縣署東殿廷規模宏敞雲棲霧瓦碧椽丹楹稱於一時庭中翠柏蒼松森然鬱秀咸豐癸丑八月會匪陷縣城粵逆劉麗川踞為偽館城復悉燬於火乃移建於西門內即右營署廢基也經

營一年而落成庚申粵寇犯境以屯協防之西兵逮撤防而損毀大半前後觀察蘇松者如丁爾生中丞應敏齋方伯捐賞修理內外一新方伯并爲備祭器置樂舞焉

學中弟子員之著於籍者歲科兩試所取定額凡十有四名蓋比之列於中縣嗣後邑人郁泰峯別駕輸金修城奏廣學額十名同治四年以集團守城復加額四名廩增之缺各十有二歲貢四年一人拔貢則以南灘併考選拔武生定額九名後迭加廣十有三名川沙民籍之隸於縣境者亦就試於邑學以地分而學未分也

敬業書院初名申江書院本明潘恩故宅後爲西人利瑪竇寓所中有觀星臺遺跡尙存相傳康熙年間嚴禁天主教遂毀其堂籍入官產改爲書院經地方官屢行集資修建又倡捐以足經費然後規制乃宏諸生多來肄業在滬掌教者素稱優缺每歲上游所薦山長不下十餘人其實督課者不過一二人餘皆糜地方官脩脯而已官課道縣分主之師課則山長專主之惟課無定期與省中書院小異有時官長蒞至藉作居停則與北路僻縣無行館者相似以講藝之地爲息賓之所未免甚囂塵上矣同治乙丑法人索還書院以其本爲天主堂故址也旋移建於縣東舊學宮基仍名敬業按邑志所載觀星臺高不過二三丈湖石疊成極玲瓏嵌空之致盤旋上之彌迂遠前鋪紫石爲階刻黃赤道及經緯躔度乾隆間修院廢之今石砌猶有可識

蕊珠宮即蕊珠書院在縣治南內設監院一人司生童試卷及出納膏火是院創於道光八年時陳芝楣鑿方爲觀察喜

其水木清華得山川之秀遂葺為書院增建奎宿閣三層方  
壺一角海上釣鯨處諸勝陸夢坡方伯繼之增拓其規曲廊  
高閣蔚然可觀當院之初設也董其事者為邑中某孝廉倡  
言係本城紳富捐貲外邑人不得闖入今著為令甲試於院  
者悉滬城氏族即選敬業書院諸生三十六人月課於此取  
十八人為登瀛上舍夫書院之設本為切磋文藝於功名得  
失無關詢之他郡從無外邑人不許與試之例果爾則某孝  
廉隘甚宜其傳笑四方流為談柄也

南園珠來閣久不可考自改書院以來黃邑侯冕及陽金城  
汪忠增二觀察並捐俸千金與紳士集成課試經費并增課  
額七十二人先後董其事而克成之邑孝廉金君樹濤也道  
光十八年又售院旁民居拓建葺香仙館致道堂育德堂及

左右兩廡為學舍而珠來閣得復其舊南園每至盛夏輒設  
茗肆游者選至惟珠來閣則不許登閣左為山雨欲來風滿  
樓西向憑窗遠眺烟樹蒼然雉堞如畫樓下高荷萬柄納涼  
勝地無過於此

龍門書院建自同治四年丁雨生中丞在任時捐廉倡設而  
應敏齋方伯踵成之其地即李氏吾園廢址始設時僅在南園之湛華堂地

狹規制未備院中肄業諸生定額三十人每歲仲冬例由觀察甄  
別其課程以經史性理為主而輔以文辭尤以躬行為重院  
中諸生於行事讀書俱有日記各置一編蓋士先器識而後

文藝固教育之正軌也先後所延山長皆品學素著者如平  
湖顧訪溪明經名廣舉咸豐辛亥興國萬清泉徵君名解泉咸豐丁

已胡文忠公興化劉融齋中允名熙載曾任廣東學政皆其選也

詒經精舍昉自同治十二年爲沈仲復觀察所專設自分廉俸以給諸生膏火其嘉惠於士林實無窮也課士不尚詩文專講經史與龍門書院實相表裏滬自通商以來當南北要衝寄籍之士雲臻霧沛卽欲肄業龍門而額隘難容故觀察乃有此舉也精舍中廣儲書籍無一弗備俾士子得以枕藉其中昔太傅阮文達公振興文教提唱宗風於粵設學海堂於浙設詒經精舍皆以史論經解規士之學識觀察浙人故以文達之惠浙者轉以惠滬謂非滬士之所深幸哉

淘沙場在邑廟西爲元時學宮舊址王陞良構爲素園旋改爲清源書院院之西偏壘石爲山建文昌閣於巔顧已巋然欲傾餘皆叢篠頑荆高壘亂礫而已道光丁未邑紳士割其址之東偏捐建陳忠愍公專祠每年五月初富商大賈鏗鏘

歌舞以侑之戊申春初余從先君子游此瞻仰其像徘徊不忍去慨然若有所感堂廡三楹中奉忠愍公象右附殉難諸粟主其配高於左側者赫然一楊典史也吾吳貝子木明經嘗有滬濱謁陳忠愍公祠詩云一戰甬江口督臣死提臣走再戰吳淞口提臣死督臣走三戰乃及金陵城江濤寂靜噤不聲陳將軍後誰敵兵君不見走者棄諸市死者長如生長如生尸祝徧我海微氓

袁公祠亦在淘沙場咸豐五年奉敕建有司歲祀從邑紳士所請也祠壁畫義犬四當公被害後邑人徐渭仁具棺斂之停殯署中舊畜犬四守棺不去皆餓死

城隍廟據一城之勝相傳神卽邑人秦裕伯元末避亂海寧明祖嘗三聘之詔曰裕伯智謀之士天下已定伏處不出意

欲何爲乃懼而出爲行省參議沒後屢顯奇蹟保障一方堂  
下左右四石隸傳聞自水浮來亦一奇也廟有東西二園經  
營之費不貲吏民商賈各殫財力以奉神之靈爽亦遠六  
哉

先棉祠亦曰黃道婆祠相傳木棉一種黃嫗得自崖州從海

舶携歸始教之藝道婆生元時邑烏泥涇人自幼淪落崖州

其地多種木棉紡織爲布道婆盡得其傳

元貞間歸以是業授鄉里衣被海濱利及他省被其德者數百年邑民多私祭之猶

未列於祀典道光五年邑侯許榕臯大闢城西桃林數畝創

建特祠遵部議從先棉例春秋崇祀規制廓增經畫其事者

徐渭仁紫珊上舍也按通志及太常寺志先棉祠初在烏泥

涇天啟間張所望另建於甯國寺西今在縣署西南梅溪街

者蓋其別祠顧或謂黃姑菴係祀織女澤國紀聞云所奉乃

少年女子非道婆也然則先棉與黃姑當別爲二矣

閩粵海舶多駛往南洋較航日本者利數倍之舶中敬奉天

妃甚至一有觸忤風濤立至祈求輒應捷若影響聞人乃於

東關外建立天妃宮古稱順濟廟頗巍煥創自宋末成於元

初海舶抵滬例必斬牲演劇香火之盛甲於一方三月二十

三日爲天妃誕市人敬禮倍至燈綵輝煌笙歌喧聒雖遠鄉

僻處咸結隊往觀謂其地爲宮前崇美飾華極稱宏敞咸豐

三年寇亂廟燬紳士郁泰峯郭長祚捐貲重建庚申秋七月

髮逆竄滬土木之功猶未畢也法人假助守爲名附郭之屋

盡付一炬火光燭天七晝夜不熄於是東門外地盡爲法人

所據與英畫界以居而天妃之宮亦遷矣相傳神爲莆田縣

湄洲林氏女幼時照井有神出授銅符遂著神異性甚孝嘗

拯父脫於海頗著靈爽今各處海隅無不為之立廟或曰妃之為言配也天一生水水為天之妃故曰天妃而必欲求其人以實之不亦慎乎

三茅閣在北門外其側向有春申侯祠即邑志所謂延真觀也土人呼為長人司司神無可考證俗因以春申君當之春秋致祭維虔自楚至今已二千餘年而民奉之罔懈豈其功德之及人者深耶考黃歇仕楚臣節不純跡其生平事實無善可紀而世以四君並稱竊所未慊然其疏鑿黃浦瀆民自世食其利宜其血食弗替也三茅閣建自明永樂時重修於國朝乾隆時內祀三茅真君咸豐三年燬於兵西人并租其地邑人因移建於北門內專奉春申而三茅之祀遂廢自象教西來招提蘭若徧天下而江浙為尤盛琳宮梵宇樓

題相望金碧交輝繡流之輩接跡於道考其締造之初或託於神異或出自布施結構崢嶸麗雲煥日記洛陽之伽藍譯天竺之經典亦足以點綴山川輝煌名勝而生志乘光庚辛之間獨免寇氛不罹虐斂則又斯一隅之幸已

子所居曰寺羽流所住曰觀不知始自何時或以白馬馱入中國命以鴻臚寺處之後遂以僧居為寺方士言仙人樓居於是盛崇臺觀而觀之名以昉滬上寺觀有時繙黃居而地屬於官者免租賦或謂釋道日盛足為聖教患然釋道在今日其微已微粵賊蹂躪江浙古刹名祠多付一炬前朝遺跡蕩然無存此固由盛而衰之機也願天下有此衰彼盛者則今日士大夫之隱憂又在彼而不在此歟  
靜安寺建自赤烏僧寮數眾苦行清脩香火梵唄昔稱極盛

每逢四月八日浴佛大會士女畢集施捨無算春時傳戒之期遠近聚觀者趾相錯也寺前有一泉晝夜騰沸俗呼沸井亦名湧泉爲八景之一或曰下有硫磺或曰海眼也誅茅作亭亭圯井湮入港無有過而問者而泉之沸如故港之興廢不一明貢師泰詩中有云亭荒鳥雀聚水古虹霓腥初疑蟹眼沸復似冰花零可謂善狀景者矣庚申夏秋間余方奉上官檄督辦諸翟團事往來必取道經此寺外東西尙餘二井圍以木欄觀所謂沸泉者僅如魚之噓沫而已

余至城西南隅訪蔽竹山房故址父老有知者指謂余曰今鐸菴是矣菴本邑人張在簡讀書處康熙初曹綠巖明府始改爲菴有僧犀照從江右來卓錫於此插槿編籬屢加修葺菴旁固多隙地聚石鑿池構亭藝樹又無屋舍民居以避游

目春時溪橋花隱齋閣柳深修篁叢篠間清磬遙聞殊覺城市而有山林之趣陸子卿遊鐸菴詩云招提隱西郭到此少塵氛滿逕堆黃葉開門對白雲住持者自僧犀照以文字開山繼之者爲鈍夫慧遠普澤上晏漏雲諸人皆精戒行而工翰墨漏雲圓寂後更無名僧掛褙今閱數十年園林殿宇漸就荒圯寺僧將立願重構但不知何日落成耳

龍華教寺在黃浦西村離城十餘里近水迴環遠山遙拱寺建自赤烏十年吳地梵刹此爲最古寺前浮圖七級高插雲表頗稱壯麗昔人都有題詠雲間志畧云塔爲文筆峰脩之則邑中有科第相傳吳越忠懿王夜泊浦上見草莽中祥光燭天乃爲大興土木宋治平間賜額曰空相嗣後屢圯屢修山門外有二井曰龍井一清一濁大旱不涸宋空相寺碑僅

存殘石字跡不可辨識惟篆額尚存咸豐三年僧觀竺募資  
 重建十年為賊燬旋有檀越捨金葺修後殿及鐘樓煥然改  
 觀每逢三月十五日燃香賽願者自遠畢集明時大內曾頒  
 經賜敕倍極隆重今遠枕荒郊香火之盛遠不逮昔春時而  
 外游跡甚稀惟曉雲殘月與波光塔影相參差耳甲戌夏間  
寺中住持  
觀竺由部領到藏經備儀仗迎之人護從僧  
約百餘人兵燹之後象教日昌此其徵也  
 東華道院在虹橋南內祀武聖幾闕二百年道院為康熙間  
浙人徐本述建  
 壬子夏青樓中人忽從茅山昇一木偶曰金將軍者寄此院  
 內於是傾城粉黛願報賽殆無虛日近聞羽流創蓋殿宇  
 綽楔一新嘻金將軍何神耶並不載於祀典何此邦人士趨  
 之若鶩也

滬多淫祀如二茅真君祠及虹橋施廟勾欄中敬奉倍至凡

妓患惡瘍輒往施廟斬牲設醴侑以鼓樂而償之云其靈如  
 響此外尚不下數十處每歲楮帛費不貲傷民財耗物力莫  
 此為甚狄梁公蒞江南凡不載祀典者悉汰之有識哉

一粟菴在縣署西南本徐氏荒圃康熙七年僧超濬自浙東  
 來購地建菴為卓錫所乞額於曹君綠巖因取金雞解銜一  
 粒粟義顏之菴左右多隙地竹石陰翳古木參差菴後有池  
 陳氏所鑿也暗通潮汐邑侯任待菴自解宦橐買為放生池  
 乾隆間有僧大來住持是菴不解文字而戒行獨高後有僧  
 觀修繼其席以殿宇凋落募資重葺嗣後來者皆不墜宗風  
 近如僧懷德靜業自修僧普海辯才無碍皆其矯矯者也平  
 時設齋祈度者不絕輿蓋盈門巾裘接席凡法堂方丈齋廬  
 庫藏等無不煥然一新其蔬饌之精庖厨之妙真覺護世城



寇之亂江浙淪陷四方難僧麈集伊蒲之膳  
不可得云

路香園中青蓮座遺址也僧啟峰建爲菴駐  
有述我 朝乾隆時僧法恒築樓曰不染嘉  
室曰海印闢地疏泉頗加修治道咸間有僧  
焉毛子仲夏余與張鴻卓嶠峯廣文丁瀛步  
明方塘如鑑藕花開矣寺僧謂子曰今歲苦  
青蓮菴卽顧岳老衲手灌甚勤得此數柄耳風送香來鼻觀  
錫其中仍以烏兵髮之餘損毀殆半住持僧清華見如重塑  
慶時陳元錦建唐之

自吳中來裊楚無多選勝探幽輒乖以願然宿存物尙餘夏  
洲上舍往游庭脊重陰登翠雖乏山林之趣亦足以怡情懷  
無雨荷半枯磊  
爲之頓清自經  
往載酒以遊裙屐雅流提鵬挈鷺洵一時之

佛像募貲繕葺  
海馭僻壤異境  
南隅一臺高數仞畫棟雕題欽心圖角俗所  
景初麗百卉俾  
堂左闕一沼清泉貫注中蓄琥珀魚數十頭  
益然地僻境靜游踪罕至每值令節則啟之

豁眉宇杖策  
勝集已  
幽草孤花育心人益深遐想

邑中游覽之  
允端豫園故址在廟西其廣袤半頃許風亭  
頗宏做幽寂而  
盤池廣數畝湖沙暗通中有一亭翼然名湖  
稱小靈臺是也  
所謂鬼伏之亭也左右盤折平卧水面者爲  
吹萍噴雪生趣  
蓮夏日盛開曉起立橋上面面皆花絳霞暈  
餘則雙屏常鏤  
佳景也白經壬寅西人之變靡有遺莖由九

西園卽潘方伯  
月榭位置宜人  
心卽允端記由  
九曲橋池植紅  
日水風送涼直

曲橋左旋而出香雪堂在焉奇石異峙鑿曰玉華宣和蒼石  
網漏網之玉玲瓏是已成豐三年赭寇之亂園中室廬爲賊  
巢穴凡闕十有八日乙卯官軍入遂燬於火香雪堂爲廢礫  
而奇石巋然獨存後雖重葺而規模布置迥不如前矣惜哉  
園中茗肆十餘所蓮子碧螺芬芳欲醉夏日卓午飲者雜遝  
或來蕩婦與輕薄少年雜坐繡袂成雲粉汗如雨何物穢穢  
子掉臂其間目成而去以敬神之地而作桑間濮上此整飭  
風紀者之責也茶寮而外設肆鬻物者又百餘家隙地雖多  
絕無一卉一木堪以怡情園林幽趣蕩然泯矣庚申春間兵  
事起法國駐兵於此後經丁觀察與法國清理仍還舊觀栽  
植花木特標名勝惟許設書畫筆墨骨董等鋪以點綴景物  
迥異向時之甚囂塵上矣舉動風雅自異俗吏而經濟亦寓

焉

西園三穗堂居園正面巍然高聳內極宏敞紳士每於朔望  
宣講 聖諭令衆集聽凡道縣朝賀 萬壽及有大事皆以  
爲公所堂後累巨石作小山奇峯攢峙重巒錯疊爲西園勝  
觀其上繡以瑩瓦平坦如砥左右磴道紆折盤旋曲赴或石  
壁峭空或石池下注俄而洞口哈呀俄而坡陀突兀陟其巔  
視及數里外循逕而下又轉一境則垂柳千絲平池十頃橫  
通略約斜露亭臺取景清幽恍似別有一天於此覺城市而  
有山林之趣塵障爲之一空就池之東偏則編籬插槿疏沼  
栽蓮近水搆一小亭中蓄一鶴縞羽蹁躑點綴於紅花綠水  
間亦殊可觀然所惜者少天然之致無香草蒙茸清泉滂鬱  
地雖幽僻石隱者無取焉惟石細路曲紆迴高下差可喜耳

山旁本有精廬數楹乙卯春盡付一炬後經有力者集資重築增拓舊規而求如向時之蒼幽不可得矣胥具邱壑有幾人哉

邑廟旁有黠春堂閩人所建俗稱花糖公墅閩人議事必集於此園亭軒敞花木陰翳虛檻對引泉水滌洞精廬數楹流連不盡循石磴曲折而上有小榭頗堪延爽長夏曲師咸集按節教歌以爲避暑之所清謳檀板聽者神移其半設畫局畫工下榻其間亦有司茗者非佳客至不烹也癸丑之亂賊目陳二固閩人也踞作僞館乙卯城破半燬於火後雖重建然殊遜舊觀令人頓有昔是今非之感矣

張家花園不知建自何人今屢易主矣清曠幽邃花木蕭疏惜爲伶人所居半就毀圯滬上雖稱繁華然其時未有戲院

間於其中演劇主席者設謙款容任招歌者以侑觴略如吳門之例其外有樓三楹殊低隘階石間荒草不薙每至夏夕聚蚊成市露坐納涼頗不可耐此由園丁治理不善兼以居者非雅流耳癸丑將售於他姓索價頗奢竟無問者後爲郁氏別業游宦借居爲行館畧葺蕪穢噫余嘗有買山之願滄浪亭主人真不易作况不止四萬錢耶

也是園在城南隅明天啟時喬煒所建卽渡鶴樓遺址國初曹綠巖居之後爲李氏所得遂改今名繼又改建葦珠官祀斗母文帝諸神外殿一扁署曰塵飛不到相傳爲呂仙降箕所書飄飄然有凌雲之想園中疊石鑿池曲檻雕闌蟬嫣相屬行者忘其度水池寬數畝多植紅蕖花時遊賞者無虛日風清月白遠香四聞團扇輕衫迎涼鬪茗洵不減銷夏灣也

池之前隆然而高若一小阜土多石少其旁精廬邃室別有洞天爲邑士課藝之所遊人不得輒入有游宦至滬者卽憩此爲行館勝地不冀得名賢而益彰哉

也是園亦名南園有古榆一株臨水勢極天矯名榆龍黃霽

青太守有題壁詩中云四辟竹三昧六窗燈九華樓高憑鶴

渡樹老作龍拏寶山蔣啟復劍人茂才於壬子年獨游是園

有南園題壁詩云長風吹海上而我釣鰲來此地一彈指高

懷殊未開危亭當澗立仄徑忽峯回石壁留題字蒼然生古

苔頗有磊落自負感慨今昔之意梅伯詩萬片玉鱗已蛻  
千年鐵性成頑亦奇警

吾園李氏別業在城西隅本邢氏桃園也後得露香園桃種

添植百數十本峯巒錯疊水木明瑟舊有紅雨樓帶鋤山館

瀟灑臨溪屋清氣軒綠波池上鶴巢諸勝桃花時遊人如

蟻主人李筠嘉筍香光祿蓄雙鶴踰蹊其間於桃林中特構

一亭居之每歲生雛蓄之可愛當道多公讌於此文酒流連

嘉賓輻輳想見勝地名流遭逢之幸道光初割園之右偏以

爲黃道婆祠沈炳垣曉滄司馬獨游吾園詩中云繁華真轉

穀風雅久扶輪感舊懷知益愴然於昔時之盛旋爲楊氏所

得改名托園同治四年就其廢址創建龍門書院

宜園在化龍橋東本周金然別墅後歸於喬光烈有樂山堂

寒香閣吟詩月滿樓青玉舫快雪時晴琴臺歸雲岫宜亭諸

勝喬重禧鷺洲學博爲光烈四世孫繪有宜園讀書圖乞黃

霽青太守題詞時海疆有警吳淞江口設兵增戍王夢湘觀

察方籌防禦之策鷺洲以一書生入叅戎幕故霽青末句云

貯看鯉壑靖鯨波方見讀書真有益今宜園無恙花木依然

而游息其中者已非故主為可慨也開歸郁氏更名借園鷺洲自歸道

山後珍藏書畫後人不知愛護久化烟雲亦足惜已

董園在城西南即杜頰山房思翁所築木石最為蒼古有池

一泓思翁洗筆於此亭榭布置洒落可喜牆上舊有石刻溪

山清賞四字明人祝允明所書也今為他氏所得其地猶呼

董家宅惜其主人不識風雅閉關拒客問諸滬人罕有知者

日涉園在縣治南為明太僕卿陳所蘊別業後歸陸氏起鳳

向有竹素堂友石軒五老堂嘯臺諸勝竹素堂為吳門周天

球題三面臨流最為宏敞其孫秉笏增築傳經書屋耳山先

生既貴多所葺建以總纂四庫書成蒙賜楊基淞南小隱圖

因以園中傳經書屋改為松南小隱以敬奉之紀恩也此園

垂二百餘年為陸氏世守今惟五老堂僅存

露香園在城西北隅明顧氏別業也今廢青蓮菴即其故址

之一先是園建於明尚寶司丞顧應夫闢地穿池得舊石一

方有露香池字為趙文敏跡園遂以名內有碧漪堂阜春山

館積翠岡岡之陽有樓三楹曰露香閣閣之東為獨筦軒左

偏有分鷗亭突兀岸外下瞰露香池池可十畝廣植紅蓮開

時池水欲赤山盡有菴曰潮音供大士像菴左為青蓮座斜

榭曲構皆依岸而成園大數十畝亭館崿嶮本擅一邑之勝

遠後臺榭既圯園林就荒青蓮座以改作青蓮禪院僅存菴

東偏為內演武場俗呼九畝地一望平遠芳草芊綿既暮則

樹木陰翳鬼燐上下誦青楓黑塞之句毛髮不覺森然

園址廢後尚有古石二三池水畝許道光丙申大吏檄州縣

建置義倉長沙黃冕南坡來攝是築舉邑人徐渭仁紫珊上

舍董其事擇濱武場東隅鳩工庀材倉廩鱗列規模大備於  
倉西濬池爲巨浸植菡萏其中池上東嚮築亭宏敞如廳事  
得復舊觀始爲秋波亭後易名秋水亭關影池光極爲幽敞  
遊者彷彿在秣陵勝基樓下嘉善黃霽青太守掌教敬業書  
院時曾讌游於此郁松年泰峰別駕於雨中招同霽青小集  
此亭卽席有詩紀事今錄其首章云孤亭重結構空澗枕秋  
波爲惜芳春老相看勝友多昏鴉歸遠樹雨燕集新荷好事  
非公等其如故蹟何

由秋水亭後西折而東曰萬竹山房綠筠當戶碧水環流爲  
滬中游地之絕勝者亦係徐紫珊捐貲葺成補舊蹟也蓋明  
時顧氏世居城西兄名儒爲道州守弟名世爲尙寶司丞名  
儒嘗築萬竹山房於城北之黑橋名世亦闕所居爲露香閣

兩別墅相距不數武徐君恢復前規重加結構石臺隆起背  
竹面山軒檻通敞東有脩廊曲折而下宜於新月初來於此  
小憩其旁尙有隙地道光十九年海疆有警卽在彼設立火  
藥局壬寅春間英人兵瞰吳淞徘徊未進局中晝忽失火天  
色陡晦隣屋多震圯附近居民焦頭爛額者無算今被燬餘  
跡尙存時假義倉作火藥局積藥四萬五千餘斤火發局員  
死者二人兵役十餘人倉穀未燼噫外寇未至內變猝起保  
無有奸民爲之先驅計三月初八日局燬五月十二日城陷  
相去兩月餘

大境在城西北隅傑閣三層附庸城堞中供關帝像其下檣  
籬茅屋古樹叢篁時於缺處望見危欄曲檻而卽之則小澗  
平橋紆迴始達曠土數畝間植桃柳暮春花開朱碧相映時

當被襖士女如雲比日天桃零落僅數十株着花矣然踏青者猶接跡也李善蘭壬叔從西泠來下榻於此余時往小憩閣上四壁多為游者題詩所疥因命春帆鍊師呼聖者至悉剷去之而後快嘗登閣納涼玩月奠酒縱談壬叔若然長嘯松篁為之答響余謂壬叔是陳元龍一流人允宜高卧此百尺樓上

黃浦離城雖近然登樓望之祇見帆檣林立而已竝不見水也道光己丑濤生日平疇種瑤貳尹約同院長程邦憲竹菴太史沈曉滄司馬至大境閣觀潮及登巔下視則雉堞周遭竹樹蒼鬱遠眺之目都為所翳因茶話而返當時沈樂庵伯作大境圖曉滄長歌以紀有心之所注目轉失母乃敢與嘔吾曹之句殊令人失笑然我輩為之自是雅事大境閣最宜

於夏北窗道暑真如羲皇上人來往客吏多有僑居其地者曉滄有范長頤鶴村上舍招集大境閣詩起句云飛樓壓城坳雉堞屹環堵下臨竹千竿風來勢飛舞亦見是閣之勝概矣

天官牌樓凌氏故宅本名非園有四石古峭拔俗繼得明張電書五石山房額遂築室以顏其居或謂以太湖石五攢峙得名者非也舊有才子丁窈窕窗諸勝後為晴翠讀書樓頗高聳可以遠眺咸豐初年賃於校書愛寶下屬優伶以名流選勝之場為詞舞生涯所托足不亦園林之厄歟庚申辛酉間仁和湯衣谷湘鄉左孟星先後僦居其地時相過從文酒流連

瀛壖雜誌卷二終

子婿吳興錢徵校字

瀛壖雜誌卷三

長洲 王 韜 紫詮甫

蘇郡瀕海諸邑鎮聚賈舶通海市始集於白茆繼盛於劉河  
 後皆淤塞乃總滙於上海西人既來通商南北轉輸利溥中  
 外地勢既殊情形迥異庚辛之間賊陷江浙州縣數十為墟  
 而滬以一彈丸地獨得保全維持大局而後上游援師得以  
 截江而來恢復樞機既繫於是以今視昔亦何常哉時艱甫  
 定庶事勃興於是密防禦精器械講藝術一切西學無不具  
 舉闢向來未有之成規操百世自強之勝券駸駸乎馳域外  
 之觀由前言之則地為之也由後言之則人為之也  
 製造局建於城南基廣四百餘畝四周繚以高垣其一為局  
 房置機器左右夾室皆置小輪而以皮條聯於輪軸大輪既



動而無數小輪從之旋轉凡鋸木截鐵鑽礮磨鑿之工靡不  
賴此局南爲聽事頗宏做用備宴客議事層樓聳峙正西  
浦可遠眺望其東爲文案房總庫房畫圖房西北爲洋  
樓後續建測望臺拾級三層高觚煥日樓東隙地設  
鍋鑪配機器悉於此焉此外則有熟鐵廠生鐵廠捲槍廠木  
工廠鍋鑪廠大機器廠大汽錘廠攻治大礮製造輪船機  
皆於此取成焉廠門外築直道以達黃浦開治平坦縱橫七  
十餘丈浦濱植木爲柱高九丈上置轆轤西人名滑車藉以起重  
直道之東爲船塢廣十餘丈袤三十丈有奇旁有屋設蒸釜  
中置機捩運之以放納塢水又東爲船廠塢西爲木棧儲積  
材料東南隅洋房爲西匠所棲止東北隅百餘楹鱗次櫛比  
則百工止息處也日操作者以千計總辦廠務者爲馮觀察

竹儒陳比部荔秋鄭太守玉軒其下分司各事者數十人誠  
以火器之制雖非躬自泰西而泰西自今日而獨精恢復江  
浙之役有資於西人火器之力居多因是合肥相國李公特  
購泰西機器命在滬設局鼓鑄初在浦北虹口旋經丁中丞  
奏請擴充乃移建今處局制於以大備蓋前後數公所以經  
營而肇畫者不既遠矣哉

廣方言館向設於舊學宮之西偏樓閣房廊制極宏敞馮景  
亭中允擬定章程十二則合凡肄業文章以年十四歲以下  
資稟穎悟根器端靜者充選定額四十名延西士之學問充  
裕者爲之教習而敎以西國之文字語言兼課以算學以西  
人制器尙象之法皆從此出三閱月一行考覈拔其優者充  
博士弟子員或在通商衙門司理繙譯承辦洋務卽可由此

遴選果其才能出眾則督撫登諸薦牘調京察驗授以官職同治己巳應敏齋方伯於南門外製造局大拓地基自西南迤邐至東北以建書院門外植竹萬竿綠陰夾道入則重樓傑閣丹檻迴環庚午春間廣方言館移附於此其後爲繙譯館人各一室日事撰述旁爲刻書處乃劄劄者所居口譯之西士則有傅蘭雅林樂知金楷理諸人筆受者則爲徐雪村華若汀諸人自象緯輿圖格致器藝兵法醫術罔不搜羅畢備誠爲集西學之大觀其已毀木者約二十餘種發蘊探微將來盡長技而操勝券者當以此爲嚆矢

製造總局之外則有火箭分廠建於陳家港火藥局建於龍華自製洋鎗細藥及銅冒礮引亦延西人爲之指授火箭多有向空反墜者此獨直去不斜則以製法有準也繼又以西法造水雷一用機器轟發一用電線引燃並臻絕妙講海防者當以此爲急務嗚呼惟能綢繆於先事斯不至局促於臨時謀國遠猷固迥出於尋常矣

滬上自二十年中三經兵燹道光壬寅也咸豐癸丑也同治壬戌也壬寅海警西兵無意踞城僅作五日留故不至過於蹂躪惟城內外空屋多付一炬癸丑粵閩會匪戕官作亂與官軍相持十有八月大小東門城外悉成一片瓦礫場賊去城空官軍遂入縱火焚燒東南半城頓爲灰燼咸豐庚申金陵髮逆迭陷蘇常疾馳東下自是年秋七月至同治壬戌九月松滬一帶賊踪徧地附城村落爲墟 國家承平日久文恬武嬉遂使吳疆險塹弱於藩籬然而懷忠盡節者不憚以身殉國至今猶覺凜然有生氣赭寇之亂變自內作備位監

司形同木偶其揭竿而起者卽其所謂爪牙心腹也藐茲陸  
梁頓兵城下至於閱歲一周有半嗚呼可謂難矣江浙淪陷  
惟滬以一隅僅存上游濟師得以絕江而來未及三年東南  
底定雖曰人事蓋亦天也

道光壬寅夏五月八日海疆告警總督以其師潰吳淞陳忠  
愍公化成死之武進士劉君國標負公尸藏諸蘆葦中越十  
二日事定國標乃至蘆葦中負之出膚體不敗顏色如生嘉  
定令練君廷璜殮公於嘉定城中得繪公像流傳甚廣國標  
後易字再蘆公旣殉難傳者異詞或詰死狀於再蘆則曰噫  
不忍言矣按公字蓮峯同安人少投行伍本隸壯烈伯李忠  
毅公麾下積勲至提督公於二十年奏調江南防禦三年營  
壘嚴整布置精密撫馭嚴而有恩終歲居帳中有爲除館舍

及設帳者公弗入處曰卒伍皆露宿吾何忍卽安或餉酒食  
曰麾下衆多弗能給獨高非所當也却不受雖古名將弗過  
是故士樂爲用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衄是役也公守西礮臺  
方指揮縱擊而守東礮臺者已先遁去左翼旣虛敵得承間  
而入公遂及於難或云敵由東礮臺施放火箭帷幕甲盾俱  
焚日加午公右脅被槍左秉旗督戰日爾毋畏爾施槍礮遂  
卒雲間丁步洲上舍雷約軒茂才廣徵諸士詩刊之於木名  
曰褒忠錄亦儒者表章忠義之一端也

陳忠愍授命後寶山上海相繼陷上海典史楊君慶恩獨以  
殉節聞君字蓴庵山陰上舍生入資補是職性正直不以小  
官自薄壬寅五月朔敵艦麇集於吳淞口距城八十里監司  
縣令各買一舟君聞之求見監司不得見縣令諷以大義令

曰諾泊吳淞失守監司縣令各乘舟去君頓足浩歎作牘達上官竟曰吾亦從此逝矣有長隨高升者潛從君所之見君倉黃出小東門扁舟渡春申浦探懷百錢予舟子至中流君躍入水舟子失聲長隨遙指曰此上海捕廳楊爺也時己未日辰加戌敵人方率眾入城癸亥乃去高升偕君家人覓漁船溯流求之於周家渡蘆叢見僕十餘審視其一則君衣履鑿鑿歛之返柩其家事聞卹贈如制附祀於忠愍祠中敵陷浙甯鎮定縣丞李向陽典史全福皆能殉難上海城破亦惟楊君一人吾吳貝子木有詩云唱徹臨江節士歌歌聲流憤滿關河如何爲國捐軀者祇是聾丞醉尉多

吳淞之役從忠愍公死者守備章印福以下八十一人或謂時和議已決浙撫劉韻珂謂須與江蘇同辦故敵遂入犯顧此亦臆測之詞也吳淞陳亡最著者爲殉難六忠一章君印福上元人豐頤巨腹痘斑滿面君素以趨勇好謀處總督標下有名以獲匪人方榮升功得奮武校尉又以屢獲紅鬃教匪累升提標中營守備忠愍公使領水師專司防堵及戰君有死志鬪方酣君顧先沒於礮二錢君金玉字燮堂江蘇華亭人少入行伍洊補外委千總嘉慶中劇賊林清糾黨騷擾三省烏軍門敘君徐州防禦功遷把總又以緝私販擢前營千總勤慎歷署巡官是役君爲前衝監礮而敵自船桅遙施炸彈或勸君避君叱之曰我年十六便食國饌我焉避害沒年五十有七君偉幹巨足里人稱錢大腳以對范長頭云三龔君齡垣崇明人官把總行事未聞於時四許君林字揚德華亭人少浮沉市井中其鄰姜明經國駒偉其狀贈衣屨勸

投提督標下獲私梟罪人授修武校尉升左營外  
 君察其忠勇尤任焉敢戰是其天性故被創較酷  
 有二五許君攀桂字瀛川亦隸華亭籍世多武功  
 身豐而頤以善運槍拔萃於營中敘巡海勞績擢  
 防吳淞三載不辭勞瘁得補前營外委千總殞於  
 壯不獲展所長為足傷也六徐君大華與二許同  
 暫隸提督標下以發槍必中得冠服忠愍命守海  
 司紅彝礮二十有四及敵艦駛進海口公合君施  
 俄而敵由東礮臺登岸擁而西君力戰手刃十餘  
 殞礮臺北年三十有三事聞贈恤如制皆配官於  
 袁明府又村名祖惠浙江錢塘人祖枚以詩文雄  
 所稱為子才先生者也君寄家金陵以名祖父得

千總陳  
 年三十  
 少投營  
 武校尉  
 年甫  
 方面白  
 礮臺  
 多所中  
 以折足  
 心愍祠  
 內即世  
 交當世

士大夫家居好讀書願屢試場屋不得售乃入賞  
 寶山不一歲去既去而民思之需次上海當道知  
 君以劇任嘗攝巡檢君弗辭曰秩雖卑苟盡吾力  
 咸豐三年春前邑令姚君以漕事誣誤遂以君代  
 月而會匪亂作君遂及於難先是君慮閩粵黨之  
 商思有以遣散之顧未及行八月初五日黎明賊  
 署君聞變出坐堂皇開示禍福眾少卻賊中有小  
 嘗置之法突前犯君閩匪繼以刃進君格以手落  
 進遂遇害事聞 詔加知府銜入祀昭忠祠卹蔭如  
 邑紳所請准於死事地方 敕建專祠崇祀同時有  
 營李大鈞躍馬呼殺賊手無械之兵舍雉經死  
 胡枚字少文甯波鄞縣人候補同知咸豐四年募勇

承曾承  
 才輒委  
 以報國  
 任甫五  
 與兵備  
 突入縣  
 子者君  
 指賊遙  
 例旋以  
 挺標右  
 從軍殺

賊自效駐兵虹口設招撫局解散逆黨脅從之衆頗有歸之者圍城既久賊勢漸蹙時吉撫軍已與英領事商築圍牆胡君移營進逼城下時難民之縋而出者日以千計十一月十八日法人以城匪傷其教士故舉礮攻東北兩門胡君偕西兵由北門外築堵登城縱火焚積善寺賊巢至香花橋殺賊數十後援不至遂死於難事聞 贈卹如例附祀於吉公祠劉中丞松巖名郇膏河南太康人丁未進士咸豐四年署海防同知八年任縣事下車之始卽厲風裁志在敦薄俗黜浮收而以實政惠民漚糧之弊尤在折價動由豪戶把持君大爲平減而諭小戶自輸貧民利賴焉向遇命案檢驗鄰右動以需索破家君一切禁絕且爲倡捐擬費明定章程著之令甲剖斷訟獄明決無私咸豐十年粵逆旣陷蘇松州縣相繼

淪沒賊騎四出屢犯邊陲滬以一彈丸危於旦夕君獨建堅守之策內籌軍餉外結鄉團人皆樂爲之用塘橋嚴炳潛通逆匪聚黨數千人私造旗幟謀爲內應君密遣人擒之斬於署外其黨洶洶圖報復君曰舞雙刀於堂上陰爲備衆畏其神武不敢犯漸散去粵西人余義政匿跡城中謀啟關納賊君清查保甲得其通賊狀立誅之七月賊麇至逼城下君授甲登陴相持七晝夜賊卒遁走城賴以全君時蹈賊隙統兵出勦往往身先士卒衝冒矢石屢有斬獲辛酉冬賊復大至陷浦東君率健兒數百徑駐浦東勢衆寡殊轉戰浦濱君慮爲賊獲躍馬赴洪濤中遇救獲免明年以剿賊全城功特旨權江蘇臬篆幫辦軍事尋署蘇藩司護理撫篆五年以丁母艱去官母夙以賢明稱嘗勗君曰縣令造孽易修福難當上

海會匪戕官據城時君權  
不來人心不固後獲賊訊  
嘉人士作歌詩以誦母君  
照軍營立功後病故例賜  
滬中人物盛於乾隆時如  
錫寶皆名重當世後稍凌  
衡耳江翼雲明經師嘗謂  
章如陸公之校理祕書節  
公之臨難不避以一邑人  
道間已云中弱至今益不  
其勢然也

明董思白生上海之沙岡

唐諸帖而變化之自成一  
長行以己意瀟灑生動非  
制作手書以為二絕造請  
寶之尤精於品題收藏家  
蕭閒吐納終日無俗語人  
多其墨跡四方來購者以  
於冷攤係公晚年手筆蓋  
者後為人攜至日本詭云  
張文敏照生浦東三林塘  
紙人皆奉為墨寶余從冷  
堂奧邑中故族多有其墨  
可惜也按董張皆係邑人

其勢然也  
明董思白生上海之沙岡  
唐諸帖而變化之自成一  
長行以己意瀟灑生動非  
制作手書以為二絕造請  
寶之尤精於品題收藏家  
蕭閒吐納終日無俗語人  
多其墨跡四方來購者以  
於冷攤係公晚年手筆蓋  
者後為人攜至日本詭云  
張文敏照生浦東三林塘  
紙人皆奉為墨寶余從冷  
堂奧邑中故族多有其墨  
可惜也按董張皆係邑人

唐諸帖而變化之自成一  
長行以己意瀟灑生動非  
制作手書以為二絕造請  
寶之尤精於品題收藏家  
蕭閒吐納終日無俗語人  
多其墨跡四方來購者以  
於冷攤係公晚年手筆蓋  
者後為人攜至日本詭云  
張文敏照生浦東三林塘  
紙人皆奉為墨寶余從冷  
堂奧邑中故族多有其墨  
可惜也按董張皆係邑人

亦一奇也

陸文裕公著述最夥約百餘卷幼卽具公輔器識及仕於朝  
疏劾不避權豪屢主文柄所甄拔多真才賞鑑博雅爲詞臣  
冠然性頗倨傲士論以此少之少與徐禎卿相切劘爲文章  
有聲於時工書仿李北海趙松雪今邑中石刻林立然真跡  
不可多得矣

嚴鳳樓名文杰字敬章本烏程人其祖日宣遷於滬少負雋  
才與兄丙章敦行力學鄉先輩有嚴氏雙壁之目垂髫入里  
塾讀書善於求問嘗以疑義質其師師不能剖長工詩清麗  
如謝康樂而冲和淡遠則又陶靖節之遺也每當燈窗月夕  
分題拈韻得一佳句輒相欣賞戶外有竊聽者往往詩未脫  
稿而里中已傳誦矣以故門多長者車轍然鳳樓慎交游未

嘗一至貴介之室砥節勵行貧而益堅體弱如不勝衣而肝  
膽流露性孝友幼失恃言及母卽隕涕兄沒哭之哀竟鬱鬱  
成疾卒年僅三十二著有鳳樓遺稿

徐書城兆魁言行篤實以諸生久困場屋棄舉業不爲托長  
桑術以自晦嘗游嶺南探幽絕險窮極其勝性情恬澹而好  
奇嗜古所至有詩掌榷江書院時與諸子互相切劘昏朝罔  
倦將歸以詩送行者千計鄺海華裏糧擔囊踰嶺來訪偕遊  
虔州名勝留題殆遍亦風雅之流也嘉慶辛酉 欽賜副榜  
沒後門人李賡芸爲刊其遺喜堂詩集行世

丁遠字自邇喬忠烈一琦門下士也擅丹青忠烈死滴水崖  
之難自邇圖其像攜之行篋中每日奉以瓣香終身弗倦主  
事張青翁爲之傳一死一生交情乃見亦可覘其風節矣



丁嶽峯名駿自邇之後人已見邑志文苑少孤家貧事母甚孝訓蒙里社以奉甘旨下筆洋洋數千言張少華見而異之結爲刎頸交勉之就學待友肝膽照人讀書知人論世若身處其間常欲見用於世而試輒不售以歲貢入成均爲人個儻士論韙之嘗以酒後然諾爲人走五千里曰駟不及舌也斯可云尾生之信已

喬檀園名鍾沂邑志附見其父光烈傳中惜未甚詳檀園肄業申江書院敝衣如寒士從宦陝西最久語襍秦音爲人慷慨無他腸弟鷗村已成進士而檀園猶滯諸生每鄉試文出人多傳誦以官生限於額輒見擯發憤至北闈亦俛得而失弟官知州贈以五品服遂絕意取進有幹濟才家居自監司而下皆造其廬問民間疾苦檀園亦盡言無隱閭閻賴以庇

蔭從叔父官提督過家聞之大怒曰讀書專爲科第耶第不第命耳豈可舍讀書與長吏交吾將杖之檀園聞而避去亦可以覘喬氏家風矣檀園自後閉戶不敢交一人鬱鬱以歿歿後里人多思之所著有道冲堂稿

李宗袁字式凡號柳溪邑明經由刑曹出守蒼梧有惠政嘗攝鬱林牧鑿北流道中石筍四十里成坦途行旅稱便強仕之年卽賦歸田性喜恬退不競名利承其尊人鶴洲遺訓樂善好施終身不倦鄉里交口譽之無間言卒年八十有一其子孫多登仕版人以爲果報不爽著有南軒雜詠

朱凝臺一字友梅名霞嘉慶邑志中已列文苑傳本姓蔡氏父喬工畫號朱荷葉凝臺幼好書史乙酉貢成均考景山教習期滿官威縣丁外艱再官獲嘉勤敏有賢聲病將死其友

潛山熊寶泰往詢之出所愛七星硯爲贈襟懷瀟灑視生死洞然且曰別三十年依然故我所增者惟一七星硯耳折腰長官輒逢其怒兩引疾而民留留而不能盡其才者此獲嘉知縣非朱凝臺也所著有星硯齋遺詩熊君序之謂骨氣清拔澹然而平益然而和觀其詩可以知其治行矣

朱期仲上舍名文范爲人方嚴語不合則怒形於色喜歌詩學長吉得其幽豔師蔡紫岳與潛山熊芸眉讀書一小樓中嘗應試金陵往訪芸眉寓未至有人謂熊曰適見一美男子衆環觀之頃至則期仲也或謂期仲如女子期仲怒芸眉解之曰端木大賢也文成漢之人傑也卽帶假面具之蘭陵王號鐵面之李遵懿亦不失爲名將何傷乎期仲沒詩竟不傳故人無知之者

李心衡字巽廷號湘帆府學諸生納粟爲縣尉就選四川西昌縣縣丞後改升湖北棗陽縣著有金川瑣記嘉慶邑志僅附見於監貢表而著錄中未載是書豈偶忘之耶巽廷爲式凡令子家門鼎盛昆弟六七人咸登仕版弱冠後隨任楚南繼又宦游西蜀前後幾二十年苗獍猺印之間足跡殆遍凡所謂弼頭之俗漢髮之區游屐無不至自乾隆甲辰至己酉攝篆綬靖者五載督理屯務熟於邊陲阨塞地居徼外本西南夷部落此時新入版圖習俗多異中土積久漸稔夷情政簡刑清民多頌之金川瑣記蓋卽其在官時筆墨也

陳澤泰字茹征號雲村工詩文風骨秀邁詞調清妍間作小詞亦復翩躚可愛出入秦七黃九間意氣磊落倜儻自負不凡所交多四方知名士爲高才生三十載屢以詩受知學使

李鶴洲曹地山顧踏行省棘闈累十  
者均其學旁通九流諸子初習農家言  
成輯要卜葬祛疑陰陽宅鏡等書晚年  
吾皆行於世雲村尤精青鳥之術往來  
焦聲名藉甚身後猶稱道弗衰子昇字  
交職布政司經歷

就坤培字元宰號梅嶼諸生性孝友好  
王貫獨平糶八百石市價以平坤培淹  
踊於矮屋中賦詩云蓬鬢依然絕世姿  
隼欲繡偏難繡腸斷迴鍼欲刺時用意  
鴛鴦詩更進一層自是遂絕意進取嘗  
一卷投隨園隨園亟稱之徧為之掄揚

詩 邑志軼其人不載又陳君龍岩與沈

應別裁中所選盧元昌詩即龍岩所搜  
胡見重於名流如此乃迄今並無知之  
均能詩者從未屈指一及之為可慨已  
之心風雅者誰哉

留紀泰字子卿諸生詩派雅近南宋著  
陸才正盛如曹需人顧春洲皆與往來  
人驂之靳遊屐所至於金陵為最久錄  
如城已慣經間門兩板任常扁流光似  
江易醒細雨輕寒春料峭孤燈薄醉客  
梅小草新詩滿畫屏頗稱清穩常熟歸  
爾風雅一家傳盛業蓋笏齋父子俱以

未售後乃以貢人  
攻形家言著有農  
其詩文曰春柳堂  
越間廣與士大夫  
初乾隆己酉孝廉

與乾隆丙申春米  
能文秋試屢薦不  
將新樣畫蛾眉鴛  
婉較之唐人貧女  
於金陵鐵甕間以  
名滿大江南北嘉

思宗伯交善今國  
者也二君在當時  
矣每數滬上前輩  
滾黃塵無非牟利

笏齋吟詩時海上  
答以子卿廁其間  
江城一詩云久住  
然無賴好夢如雲  
傳吾曹自分無能  
珊文史題其詩卷

曹樹翹字左

入室弟子

以殫洽稱

極富多未

志二十四

旁搜幾無

卷苗蠻合

號為曹氏

不再娶道

五載於宗

勞怨庚申

審丁卯委

林詞章典麗博學多才少從萍鄉劉金門遊為

游司道幕由滇入都復客豫章所至輒有掌錄

時嘉慶戊寅沒於山左年四十有四生平著作

可刪刪著有味經堂全集藏於家其他為滇南雜

續滇考一卷滇小記十二卷於滇南掌故博采

遺其考權古今可補史乘之闕復有黔小記四

三卷弟樹珊字海林亦負才學聯鑣並起時人

一妙雙丁兩到蓋不足多也悼亡時年未四十誓

丁未以明經司訓荆溪六載乞養歸侍奉歷十

中葺祠修譜皆獨力任之於邑中諸善舉不憚

辦團練積階至同知丙寅延理修志局校勘詳

昭文訓導逾年以病卒余藏味經堂集未刻本

中有一生朝自述詩

千番紙選勝常穿百尺嵐室有遺經容我讀胸

談青髮十年悲夢影白門三度聽秋聲文章有

其志趣矣

以上舍生起家登仕版嘗官廣西全州知州旋

繼出為江西吉安府知府政尚簡易所至皆有

時尤著人皆稱吉安吳公云初知全州鋤去豪

頗不善之養利固在萬山中俗務械鬥大吏將

其按境期年無罪辟者會土結川土官不和其

所過焚掠將及養利公謂百姓無動自出諭搖

知吉安也值水災後民屢為盜公平反出獄者

為善民貧多溺女子公諭所邑凡生育者予官

二百日如之滿週亦如之時有謠曰生我者窮

賢太守也其政績如此真無媿循吏矣邑志僅

載三

卷三

三

三

三

三

贏

父母育我者

銀五錢百日

百人皆感泣

搖竟引去其

屬徵兵於搖

中以吏法繩

右數輩大吏

稱而任吉安

調養利內遷

吳銓字繩其

無俗累向人

價休言命富

樂情亦可規

矣銓字繩其

調養利內遷

稱而任吉安

右數輩大吏

中以吏法繩

屬徵兵於搖

搖竟引去其

百人皆感泣

銀五錢百日

父母育我者

列其名於監貢表中而沒其事實不爲表彰殊惜其疎畧也  
李筠嘉光祿字脩林號荀香工書媚學豪邁喜客家有慈雲  
樓積書數萬卷手自讐校皆精審可傳纂有藏書志未及付  
手民樓中吉金貞石碑帖書畫無不備不減倪迂清秘閣也  
有別業在城西南隅曰吾園當桃花最深處架紅雨樓以收  
勝景芳時令節名流觴詠之盛推海上冠友朋投贈之什刻  
爲一編名曰香雪集令嗣子木上舍孫卽鄉少府竝工詩畫  
卽卿名鍾慶於畫理深有悟入喬鷺洲追輓荀香一律云卅  
載吹笙譜白華仙源裙屐麗情賒園編香雪詩人集樓倚慈  
雲孝子家金穴頻年傾郭况瑯嬛何地讀張華海天從此風  
流盡高柳斜陽噪暮鴉鷺洲謂光祿身後藏書盡已散佚然  
其孫卽卿所藏書畫多佳本如小李將軍春江圖山谷老人

書千文張擇端清明上塚圖諸卷皆世所罕觀似非不知風  
雅者其殆光祿手校之本亡耶

張文沼字王在號脊齋本邑中望族幼習舉子業屈於有司  
旋棄去家不甚裕而慷慨好施周人緩急無德色其度量固  
迥越流俗性喜吟詠不束縛於對偶聲律間伸紙直書纍纍  
數千百言揚州明月巖陵釣臺及鄧尉莫釐虎山獅林諸名  
勝罔不登陟留題以寄其興趣又好作字遊屐所及醉墨淋  
漓古錦一囊貯大江南北水光山色亦可謂徜徉肆志者矣  
工書法瓣香率更兼參趙王諸體所著耕心堂詩集身後散  
佚過半其子靜巖明經蒐輯一二付之剞劂靜巖精岐黃術  
頗見稱於里人云

曹洪梁字雉山秉承家學秀出輩行父錫黼字菽圃官員外

郎博覽羣書掩通今古曾著碧蘚齋詩鈔傳於世惜年未三十沒於京師雉山於時尙幼隨母扶櫬南歸母氏王太宜人而賢躬自督課丸熊畫荻教誡綦嚴雉山因是得以涉獵經史肆力於古尤工韻語導流溯源深造前賢堂奧以諸生援例入北闈旋筮仕粵西需次桂林其地多佳山水所見雲垂水立沙起雷行凡瑰奇怪異之狀一一達於詩歌故能激滌萬有牢籠百態而詩益工久之以州佐借補按察司經歷攝天河縣事嘉慶乙丑通守桂林分駐龍勝萬山之中銅猺雜處讞獄捕盜無片晷暇地故多瘴體又素羸至任甫一年竟以勞勩卒於官所著有宜雅堂集從弟洪志字士心號淡持工帖括以明經北遊京師爲纂修館騰錄期滿議敘縣丞工畫山水爲康孝廉起山高足

雉山少卽以詩文鳴博學洽聞爲先輩所推重以爲紆綰青紫刻畫金石在指顧間比再試南闈不得志乃入北雍就京兆試復屢薦不售會四庫館開考取騰錄乃應召以第一人錄取期滿議敘州同分發廣西粵地多烟瘴徭獠雜處夙稱難治曹毅然身任不辭於乾隆丙午挈眷赴粵需次桂林應官聽鼓一紀有餘嘉慶戊午始借補桂林府經歷明年以母夫人憂歸里辛酉服闋重赴咨補按察司經歷兼桂林府龍勝通判桂林故多佳山水曹君宦游所至於羅池槎浦閱歷尤多案牘之暇不廢筆墨每藉登臨以陶寫其性情客中吟咏頗得江山之助尤奇者爲自紀夢游來賓館一事記云丙午初夏自都門南旋行二程日晡迷道車馳輾轉肢體殊憊夢至一所有女郎容華絕代雲髻霓裳非時世妝邀之入室

明窗曲檻甚幽致几上設有文具諸玩器非人間常用之物  
方欲啟問女郎卽殷勤命坐旁侍者以茗進色綠味甘爲訴  
往事頗繁皆非近代語并賦索芍藥詩正吟哦間忽爲馬嘶  
驚覺髣髴猶記女郎所贈詩中有句云移栽芍藥來賓館已  
隔紅塵四百春顧莫之能解時往來於懷而不能去暇考諸  
書來賓館爲遼朝士大夫晏會賓客之所則女郎殆當時所  
眷耶曹君以事涉荒唐不敢述於人後在桂林署中偶爲同  
僚言之是夕復夢女郎來招曰今將期子同歸曹丐以緩期  
女郎立二指示之越二年果歸道山然則言夢殆不祥歟斯  
亦瑰瑰之續矣

張承熙字鳴谷詩文浩瀚有奇氣著有幼霞初集晚年乃自  
訂爲戲存草李學璜字復軒上舍生爲心耕子學問淵博爲

名場者宿著有筦測及枕善居詩賡娶婦於虞山歸氏曰佩  
珊女史夫婦俱工詩詞閨中唱和爲里閭所豔稱

陸旦華孝廉字煥虞號曼卿嘉慶癸酉舉於鄉世居法華鎮  
家有嘯園結構頗雅而所藝牡丹尤多奇種每至花時折簡  
招呼近局作軟脚會巡環勸酒不醉無歸與寶山沈學淵夢  
塘孝廉爲至契沈在都門贈以詩云六年前赴看花約載酒  
春江欵竹扉苦憶旗亭重握手燕山二月雪花飛曼卿嗜學  
好古者三江入海處增訂禹貢疏中性尤愷篤於一切善事  
無不力赴如濬河散賑諸舉咸樂贊其成平生著述甚夥皆  
未付手民僅自刻牆東一笏吟廬詩鈔行世死後貧甚所遺  
書籍斥賣殆盡後嗣不振能無泣然

喬重禧學博字鷺洲爲光烈後人滬之賞鑒家也周鼎漢磚

法書名畫入其目真偽立辨深沉淵博學有根柢往游京師名公巨卿折節與交一時有才子之日當塗尚書新安太傅先後延寫御製集六十萬字嘗佐學使校文兩出關門往來燕代經古戰場弔邳支單于之舊跡於關塞阨要搜剔講論著有灤水說及宣鎮二長城說前人未有也衰哀輦下十餘年不能博一第久之無聊念老母春秋高脫然南歸養親衡門家居日所與投編紉者多海內名流黃霽青太守每至海上必與唱和精書法從顏入手尤得平原風骨霽翁求其書來仙閣文會記以詩索之云哀齡脆弱怯書丹片石磨礪尙待刊爲愛平原風骨好要留名跡鎮仙壇其書法見重於前輩如此鷺洲既精別金石凡經其品題者爭相寶貴然卒以不遇憔悴死死之日室停九喪徐君紫珊爲醮金埋之其生

平著述隻文片紙盡在他人篋笥徐君爲之多方購覓獲其叢殘十數冊刪煩去複僅得二卷急付手民刊之曰陔南池館遺集鷺洲身後所存賴有此耳徐君可謂不負死友矣按鷺洲著述載諸邑志者有夢紅仙館集陔南池館集吟詩月滿樓集惜皆不可得而見

鷺洲詞章之學具有深造少爲陳雲伯詩弟子故其詩驚才絕豔俯視凡流及入都後得山川友朋之助發其鬱勃奇瑰之氣一變而詩近少陵文近昌陵邑中自趙損之少卿後可謂僅見毘陵李申者謂鷺洲詩文合昌黎少陵香山眉山爲一手頤園侍郎初見其詩卽日時賢中多一作家老夫讓出一頭地矣其爲通人所許如此鷺洲沒後其字頗爲滬人所重得其寸縑尺素必付裝池珍同琪璧仁和錢學士東林贈以詩云一壺雙笈費周旋櫟塢茶山醉卽眠夢到竹西歌吹



地不禁腸斷杜樊川百回口念君平句弟子重逢綴韻請正  
是落花時節到樓臺金粉憶江南頤道居士著有碧城仙館  
集故詩中及之耳

王壽康字保之號二如幼卽篤學性醇謹稟其尊人輯庭先  
生家範樂善好施長益自奮從吾鄉石琢堂殿撰游詩文皆  
有矩度尤工書凡晉唐及宋元名跡莫不心摹手追晚年神  
似劉石菴相國徧購遺墨而勒之石爲曙海樓帖四卷相國  
精蘊萃焉平生不沾沾於吟詠而偶然興會所觸風格清迥  
雅近中唐編所爲詩曰自鳴稿略登一律以見其概陸家浜  
卽景云鼓櫂返江城風聲挾水聲浪翻千騎疾客坐一帆輕  
小市漁燈閃斜陽牧笛橫篷窗成獨賞聊爾酌春醒二如行  
誼篤摯亦復雅近古人上海節孝向無專祠二如承其先志

獨力創建勇於爲善之風可想見矣晚年自號還獨老人咸  
豐癸丑避亂居南翔卒年六十有五二如長君慶勳字叔彝  
秉承家學弱冠詩名已滿海上所交多名流觀察浙江屢司  
海運事

瞿應紹明經字子治初號月壺晚年自號瞿甫又號老治循  
例爲司馬少年卽與郡中賢士大夫游名噪吳淞善鑿別金  
石文字能畫竹疎密濃淡錯落偃仰無不有致可爲板橋別  
派其畫蘭柳雖極工媚然弗逮竹也詩亦直入南宋之室家  
藏骨董甚夥所居有香雪山倉二十六花品廬玉鑪三澗雪  
詞館皆貯尊彝圖史及古今人妙墨酷嗜菖蒲羅列瓶盆位  
置精嚴雲間馮少眉印識謂其室中商彝周鼎湘簾斐几入  
者幾忘塵世余於己酉杪秋至滬子治卽於是年冬歸道山

未及一面殊爲恨事子治尤好篆刻精整入古其刻茗壺規摹曼生製極精雅甚爲滬人所重寶之不啻拱璧茗有月壺草其壺有粗細二種粗沙者製特工緻細沙者多畫竹寥寥數筆製更古樸字畫多有楊彭年鐫刻者底有彭年手製圖章郭祥伯謂宋時有周種者亦工此技擅名一時但種非端人耳子治所藏書畫古玩死後零落過半雲烟過眼眞達者之言哉

子治故以寫生擅名尤好爲墨戲而於畫竹工力最深肆筆所至縱逸自如論者咸謂時下第一手然常心折鐵舟七薌兩家蓋不忘所自平生構思甚捷然旋即棄捐並無存稿所製版者僅月壺題畫詩而已劉鴻甫爲之序云壬寅避亂遺藁散佚想或然歟昭文蔣寶麟墨林今話錄其題畫蘭一絕

云春寒惻惻帶羅屏小有風來夢未醒喚起湘人看湘月一聲流水隔琴聽遺貌取神殊有言外風致子兆鉦字玉如孫林字枚蓀並能畫

徐渭仁上舍字文臺號紫珊天資警敏於學靡不探討篆隸行楷悉有法度少時及見山舟學士繼與曼生司馬椒畦典簿叔未解元暨沙君笠甫韓君古香爲書畫金石友佳搨古器多所儲藏嘗獲隋開皇時董美人碑珍秘特甚自號隋軒繼又購得述庵少寇舊藏建昭雁足鐙因顏其居曰西漢金鐙之室邑宰黃君創建義倉囑紫珊爲之佐理得元時顧氏露香園遺址有池一泓營構之餘復葺秋水亭萬竹山房以芑堂徵君所摹石鼓文貯之滬上遂增一名勝惜未幾卽燬於火紫珊旣精於書年三十八忽學爲畫初寫蘭竹風條露

葉風致幽絕旋去而作山水閉關研求夜以繼日宋元各家無不窺其堂奧後以索者全集不能遍應遂輟而弗為詩近宋賢不屑屑以字句求工為人勇於任事交友有終始初嘗學琴於韓古香古香名桂武進人從錢唐李玉峰學琴得其秘奧偶鼓一曲冷冷然有乘風之想生平有所寶宋琴一沒後歸於湯雨生都督古香客死滬城君為經紀其喪其風義如此徐君刻有春暉堂叢書撥拾前賢詩文得傳於世其功亦不可沒也

紀大復號半樵世居邑西閔行鎮工書法篆刻善山水生平耿介不事上交隸書遠過金陵鄭籟時無漁洋竹垞為之延譽窮老荒江人無知者可惜也好吟咏日手一編然其詩不盡可傳而好之不輟死之日以叢殘遺稿檢寄邑人徐君紫珊若有所託後徐君為刻其詠老十律於春暉堂叢書中其

詩詠諧嬉笑頗極形容亦足見其一斑云

劉樞字星旋號鴻甫孝友情篤稱於士林生平枕經菲史好學弗倦嘉慶癸酉登賢書考取咸安宮官學教習得知縣任福建安溪縣時積盜謝蘭為行旅患鴻甫立捕至置諸法並焚其巢改福安縣瀕海少文脩書院置號舍課邑之秀者而資以膏火民漸向學時有海警倡捐脩復城垣礮臺加知州道光癸卯甲辰丙午三充同考官舉卓異尋引疾歸首建宗祠祭祀必敬同堂兄弟之無後者以子若孫分繼之猶自教督先後游庠者七人所著有西澗舊廬詩藁而以詩餘附焉

今藏於家

鴻甫手訂詩藁分爲三卷一日蟬餘草二日闕游草三日歸雲草

劉汲字際可號書樵登嘉慶戊辰副榜九薦南北闈不售旅食京華十有三載以獻賦行在欽取二等蒙錦綺之賜

旋赴山西學使幕佐校歷十餘年方歸里門祖居浦西之華涇歸後移家滬城教授生徒掩關却掃以著述自娛書樵才性高曠於書無不涉覽其學博而能約殫見洽聞一時有劉書簾之目長於古文癸甲亂後遺藁無存詩工近體刻有書樵詩鈔詩之僅存者止正選次選二卷皆薛訪菴評定性靜訥不涉外事四方名流罕見其面與人辨論古今口若懸河皆有精義晚年耳聾不能對客清談乃遁於禪精究內典焚香獨處意致瀟灑道光庚戌重游泮宮部選授廣西鬱林州州判己先卒按吾吳葉調生鷗陂漁話云書樵齒已八十外神明不衰所作古文頗有經術氣逝後遺箸盡失於滬城之變古文亦爲人攫去僅得晉游詩一卷才筆俊爽堪接武趙璞函陸耳山諸公今錄數首以見一斑蒲州道中云天半奇峰合排空萬笏朝嶽雲

開太華嵐翠積中條地劃河東濶山連冀北遙王官懷舊隱指點不堪招登代州城樓云落日滿城頭登臨又代州風煙連大漠春色上南樓舊憶干戈地平添關塞愁由來出名馬我亦訪騅騶宿廣武陘云客裏清明過邊城不見花輪蹄消日月面目老風沙古戍留殘堞荒村有幾家關山愁絕處伏枕聽鳴笳立秋日至京晤同鄉諸君夜話云單車六月渡滹沱旅宿愁聞子夜歌殘夢不知朝日上晚晴無奈好山何人緣久客風流盡詩入中年感慨多爲問長安新舊兩行藏幾箇不蹉跎生涯雞肋歎棲遲惟有年年恨別離雙鬢近從三晉改一燈遙作九峰思廉櫳過雨雲尤好庭院將秋樹已知未到故鄉先握手明珠仙露夜深時

江翼雲明經師名駕鵬風裁峻整而和易近人性嗜酒彌見

天真生平喜談程朱之學每持陰

其書已付手民賈

良藥以傲世雲階明經為之序

首推及之壬子春嘗從之游時子好

體翼雲師常戒之勿作今結習尚

為吾輩設耶猶憶甲寅春聞從圍

不寐有懷云畫角聲殘夜向晨愁

難成寐荒墅無花不像春路絕危

親祇憑經力慈航度乞解申江一

郁泰峰都轉名松年字萬枝家擁

弟子員貢於成均生平惟好讀書

自校讐其中多係黃蕘圃舊藏刻

勘記類多精審可傳癸丑赭寇據

才略優裕 有知人鑑 不忍獨去而賊亦不加

脩築墉堞身後書多散佚嗚呼物

好造物者又從而厄之則殊所不

毛對山齶尹名祥麟以名諸生有

進工於六法深得文待詔筆意生

齊玉谿為文字交歷二十餘年如

四卷墨餘錄十六卷其紀述海疆

類編蓋有心於時事者也毛君又

其技以自給踵門求醫者如市日

書日侍親一得蓋亦欲希踪於張

傲亦諸生中之矯矯者世居浦西

自瞻門前流水屋後叢花殊有幽

致

一編諄諄勸人著苦口

士林中品方行直者當

為綺語傲冬郎温李之

能懺除泥犂之獄其殆

中寄詩問訊今錄其一

無計可通神近郊多礮

空入夢節驚寒食倍思

因

賁而性同寒素以博士

十萬金購宋元佳本手

宜稼堂叢書而附以校

以守兄樞兄名彭年字堯封號竹泉

恢復後捐輸二十萬金

聚於所好而散於所不

已

於時性喜恬退不樂仕

閉戶著書不妄交遊與

日所著有史乘探二十

匪粵寇顛末者曰三略

岐黃術避兵所至率行

百人以所見及者著一

正也同邑侯君梅衫名

朱鎮家有負郭田頗足

侯君專事耕讀授經鄉

嘉慶雜志 卷三

塾少即聰穎舉業外兼工詩古文詞九法  
畫並擅長時人號為鄭虔三絕其他弦琴  
藝不工然其為人質樸誠篤不尚浮華命  
陳少逸名常諸生諸翟鎮人工於刀筆每  
時排難解紛亦有足多者其鄉風俗尤特  
事請者輒謂之曰訟則終凶不可長也輒  
後緣事繫獄庚申粵逆竄陷江浙屢犯  
義民結團自衛禦賊於北竦山下勝之鄉  
散沈心卿明經名葵著有紫隄村志謂予曰苟得也  
不渙少逸亦從獄中貽書於余謂我儕  
雲擾蒼生鼎沸正當出身報效之秋弟  
援手則馬革裹尸固分內事斷不敢鼠

人間也况刀鋸餘生固固殘體若得鼎

犀荷戈殺賊定當為鄉里諸君先余乃

袁伯襄少尉荆青名汝渤無錫人伯襄乃陽湖人時並客晚帆觀察

帆吳觀察乃令其擊賊自效頗有斬獲

者謂不來且夕殺汝君不為動十二月

南翔分犯諸翟兵勇禦之賊稍退俄抄

渡襲兵勇之背死者枕籍少逸方乘輿

遁賊問曰汝為陳常乎曰然賊藥遠洞

甚

瀛壖雜誌卷三終

子婿吳與錢徵校字

Handwritten notes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of the left page.

